

明宗大王實錄

第十三之四

0194565  
110.10





194265

6.8.9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十三

七年大明嘉靖十一年正月甲申朔親行望闕禮陳賀于大王大妃

恭懿王大妃遂御勤政殿受羣臣朝賀○檢詳沈守慶以三公

意啓曰陳田免稅考文案為之事傳教矣今問于戶曹則別無

陳田文案而其於災傷文案則陳田例以下之下錄之不可分

辨云令各官考報事雖已移文而問于曾經守令者則各官亦

無陳田文案云田稅重事也貧窮之民雖已備者觀望不納而

食之既盡則雖督之勢不能納且漕運違時至於秋深風高則

事甚稽緩民未蒙實惠而徒致國計虛踈決不可考文案而為

之故敢啓且樹木成林永廢陳田今當打量矣但量田例於秋

成後為之今則春分纔隔一朔厥後乃耕種之時不可行之况

此凶年荒政為重量田勢不可與荒政並舉請姑磨鍊節目以

待秋成量田而自明年免稅傳曰陳田免稅事憲府以為各邑

有文案可以分辨云故傳教矣若無文案憑考則監司自當具

啓矣量田事如啓



乙酉下冬至使韓叫書狀于政院曰中朝解送我國漂流人云  
有謝息節目乎令禮曹考啓○韓叫騰送待外國事例其事例

曰大明會典朝鮮國即高麗其李仁任及其子李太祖舊諱

八年首尾九弒王朝鮮國古高麗國洪武二年國王遣使奉表

賀即位請封貢方物五年令三歲或一歲遣使朝貢二十五年

更其國號曰朝鮮永樂元年其國王奏辨 祖訓條章所載弒

逆事詔許改正自後每歲 聖節正旦 皇太子千秋節皆遣

使奉表朝貢方物其餘慶慰謝息等項皆無常期若朝廷有大

事則遣使頒詔其國國王請封則亦遣使行禮嘉靖八年使者

言其國王不係李仁任之後詔以所上宗系開送于史館今歲時

朝貢視諸國號為知禮二十六年特許其使臣同書狀官及從

人二三名於郊壇及國子監遊觀本部劄委通事一員伴行撥

館夫防護以示優異云○弘文館副提學趙士秀等上劄論李

芑事荅曰領府事垂死老病且有大功故使不失其祿而已劄

中有不恤公論之語前既從公論罷其職今但欲酬其勞不須



改之○兩司啓李芭事不允○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丙戌禮曹啓曰前者 聖節冬至兩使若率我國漂流人而還

則有別遣謝恩使之時亦有兼行之例今者 聖節使之行不

遂兼行謝恩似為無妨此書狀下于承文院覈之傳曰如啓○

兩司再啓李芭事不允○午時太白見於未地○全羅道興陽

地震

丁亥左副承旨尹玉以長湍府使趙安國所進封書啓曰此事議

于三公而為之臣獨知之政院亦不得知也請入啓後留中勿

下焉傳曰知道安國招尹玉潛授玉不議於同列而獨啓同列

欲索辭出及政院皆為同列所不許前為經筵官時交結李無疆

陳復昌九所議論填唱荒和亦謀而多造不根之言以為恩怨之報朝論非之者久矣玉必翼之子也

史臣曰安國乃金安老家臣趙賢範之子出身武科而性本

驕傲者也時長湍積城等地方獷賊橫恣攻劫人民憲府啓

請以有武才諳練者差遣兩邑守令措置捕獲銓曹以安國

為長湍府使於拜辭之朝到政院招承旨尹玉語之曰以三



公之意欲啓捕賊之略授以封書一度又語之曰慎勿令他承旨知之須要秘啓玉懷其書入于廳直請承傳色同列莫知端倪恠而問之玉曰三公令安國言於我而秘啓之豈可說也又欲邀安國同啓啓之同列止曰安國祇二品宰相以三品堂上例不得直啓而况為守令者決不可入廳啓辭安國不得入還退玉獨以封書啓曰此事三公令安國言於小臣秘密入啓故他承旨不知云同列語玉曰三公雖令密啓豈謂使承旨史官亦未之知也非徒未安於事體亦不無後弊矣王勃然怒曰以我為聽安國之言而秘啓事甚回曲又曰若以為有後弊則請推罷我職同列難而止之玉性本躁妄復狠多怒同列遇事論議輒與鬪詰有同嬰兒又多忮人之心不容於清議久矣乘一時之倖濫叨近密之地其能於出納之任乎况捕盜乃刑房掌之而玉以兵房啓之其毀事體亦甚矣司謁問玉曰入啓封書還下乎玉潛語之曰毋啓下其書竟不下其為回邪之狀口難形言



史臣曰王本傾邪躁妄人也當其密啓之時為同僚所止勃  
然大怒強遂已非若為走出之狀同僚雖知無狀而慮其見  
忤百般慰解艱得止怒甚矣待小人之難也

○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日重暈各有戴兩珥色皆內黃赤  
外青白

戊子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已丑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午時太白見於未地日暈兩珥色  
內赤外青夜月暈○江原道楊口通川高城歙谷雷動

庚寅傳于政院曰兩宗度僧試取今已逾月而迄無給牒之啓

自禮曹為之乎其問之○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下右贊成

申光漢呈辭單于政院曰加給由使之安心調理光漢竟以

叔舟之孫能文章有重名事中廟待從經帷九年之久啓沃

居多中廟嘗語光漢曰義雖君臣情則父子光漢益自感激

遭已卯之敗流落二十年仁廟朝詔使張承憲出來以光漢  
為遠接使承憲畏其為人待以老學士中廟上昇光漢嘗作

挽詩曰百年幸遇君臣契一語偏承父子親云光漢忠厚惻怛  
長身自髮巖然有古宰臣風士類倚以為重漢之一介獨將何  
為至是以老病辭位物情愛惜



辛卯政院啓曰復兩宗承傳內試誦三經頗解經義者給牒云  
頃者禪宗所報入試之僧多至四百餘問其取舍則來試者盡  
取云雖略誦經不解經義者皆取則非承傳本意宗僧不究承  
傳之意濫取未便故即時啓請嚴明改試則傳曰非儒生講書  
之例不須改試矣但公私賤鄉吏驛子官屬有軍役者及與販  
無賴者揀別屬僧事初因臺諫所啓添入承傳以此意招兩宗  
僧問之則僧徒來試者或有受本官公文者或有直來宗門者  
勿分許試云夫給度牒乃許為僧也不覈根派輕許度牒則冒  
濫者必多其弊不細更令宗門一切考本官公文及戶口歸一試  
取牒報故時未給牒矣傳曰事目既詳盡雖無公文自兩宗問  
其內外祖父名而試取矣其終推刷之時皆當察之兩宗何敢  
忽乎應無混雜之弊矣曾牒報者試取速啓下給牒今後試經  
時禮曹郎官一同試取能誦三經者其根脚並詳問之○兩司  
再啓李芭事不允

壬辰兩司再啓李芭事不允○弘文館上劄論李芭事不允



癸巳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憲府啓曰當初兩宗之設諱以救弊 上教丁寧洋洋在耳及今見之未知 上意之所在也若以為度僧之法載在大典則丁錢之法獨非大典乎既不納丁錢而兩宗收斂米布納諸內需司若無納之之實則兩宗汎濫甚矣如或不誣則國家之羞辱大矣度僧試經固非聖世之所宜有而密令兩宗主之不考公文不覈根派多有奸偽混雜之弊揆諸前日救弊之教大相逕庭大抵試經則令兩宗主之度牒則令禮曹給之此果何等事耶試經而能者至八百則試而未能者未知幾人定役也臣等徒見給牒之多而未見定役之僧 殿下前日之教恐歸於不信而僧徒之受牒者歲以歲增什倍於齊民則 殿下將誰與守國 若此不已將必有危亡之患也請勿論已試者令該曹詳覈公文依事目行之累月論啓不允○諫院啓曰近年以來飢饉荐臻賦役煩重民生困苦無以延朝夕之命見僧徒安居飽食樂趨為僧以避為民之苦故僧徒日滋良民日減軍額日縮民之無賴而為盜賊者亦以



佛宇為淵藪末流之弊將至於無窮今者試經僧徒至七百餘名此豈能盡知文義者哉考諸古史度僧之事大書特書以示譏貶尤非 聖世之所宜有也請令改試給牒之時詳考本官公文審其根脚俾無混雜之弊各曰度僧事兩宗亦豈輕易察之乎自今以後則當令禮曹郎官一同詳問根脚而試取矣試經之後刷其無度牒者皆使從役則豈無定役者乎累月論啓不允○以李世琳為司諫院獻納王希傑為弘文館副修撰○夜月暈

甲午

上召對○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

史臣曰自古大奸賊肆行宵臆也必先內固其寵外結其援然後其所欲為人莫敢議而動之也芑之復叙豈無內外之援而遽至於此乎嗚呼痛哉

○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乙卯弘文館上劄論李芑事不允○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

上御夜對檢討官王希傑曰臣嘗見國朝寶鑑 成宗朝掌苑

署進暎山紅名花命却之其意盛矣頃者以掌苑署不謹養花命



推官吏且冬節養花極為有弊土宇柴木之役民多艱苦而草木花實受天地之氣各有其時不時之花近於戲玩何足觀乎請命停罷○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丙申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傳于政院曰冬至正朝立春獻花自今以後 大妃殿外多為封進○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丁酉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以曹光遠為開城府留守鄭惟善為同知中樞府事李彥燦為司憲府持平魚季瑄王希傑為弘文館修撰金汝亨為副修撰鄭惕安璠為正字○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戊戌弘文館上劄論李芑事不允○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夜一更月上白氣一道如虹自北方北斗魁第二星貫之至天圓星巽方漸移貫月竟天又月下白氣二道自巽方至艮方布天良久乃滅五更月暈兩珥色白

己亥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日重暈兩珥暈各有戴色內赤外黃白夜月有食之微暈



庚子 上召對檢討官金汝孚曰近來災變連綿水旱相仍加  
之以癘疫死亡殆半村落蕭然昔日十室之鄉今幾九空我  
中廟四十年休養民庶一朝至此至為感愴且聞全羅慶尚兩道  
盜賊興行黨類寔繁白晝攻劫行旅不通臣見今年形勢  
去冬無雪兩麥枯死民無所食飢餓迫身誰肯安坐而待死乎  
由是苟延一日之命其強壯者起而為盜如有魁傑者出於其  
中則將以嘯聚結黨其勢不得不至於用上今者天變疊見民生困  
瘁雖無兵亂邦本不固無術可安願加體念○傳于政院曰濟  
州封進柑橘進上則先到薦新則後到故例以先到進上分封  
薦新矣今後凡節物封進時先封薦新事八道監司處下書○  
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

辛丑 上視膳于 大王大妃及 恭懿王大妃殿○以兵曹

公事

近年凶荒太甚加以疫癘之病軍卒安業者漸少十存二  
三安集係存之道百計無策飢餓之中群盜竊發朝廷隱

憂兩宗之設專為俾後日衆伴自統屬拾舉之地擬防為僧之  
路而兩宗試取之時不解文義者皆入格如令軍役最苦之時  
勢幼學妻不得相保至於自經溺水而死者比比有之其不為  
別髮為僧而苟保其身者幸矣請令各官守令詳覈其竟內諸



山所住僧人父名俗名鄉貫年歲並錄其容貌或冊上送方許  
講經而講經之恭依祖宗舊例使禮官參聽口誦經文稍解

文義者給牒強盜逃匿罪犯三綱者使不得入  
試經則為僧之路略有拘忌而軍政不致大毀矣

僧人之事自上祇有他意也切欲救弊而已今若令各官記錄

名姓上送則非徒下吏等作弊三四月之內勢未能畢而僧人

亦不樂於書名不無逃匿之弊此公事還下兵曹勿用可也仍

傳曰自古許多僧人不能一切使無者恐生大患耳今者自上

欲使僧人有生道且欲防奸此後令禮曹官真與兩宗一同試

取試取之時其容貌身體及居接之處自當詳覈而分辨之

矣僧人之到兩宗者今幾許耶八道之僧皆來會則其數必不

少郎官數度往來不能畢試僧人來否問于兩宗速為試取且前

日啓下事目還入內此意其言于禮曹○兩司再啓李芭事不

允○以金鎮為藝文館待教○夜月暈

壬寅兩司再啓李芭事不允○上御夜對○日暈戴色黃白左

珥色黃白

癸卯傳于政院曰近者非常災變疊見層出

冬雷地震冬暘如春白氣竟天之類



變不虛生必有人事之失而致之雖恐懼修省欲回天心而誠未上乎日夜憂憫而已政院回啓曰 聖教及此不勝感激一念誠敬無間斷表裏而正其好惡不使是非顛倒邪正雜揉則人心悅服天意亦回而可轉災為祥矣近者羣情悶鬱天意可知自 上更加省念焉傳曰知道○傳于政院曰觀象監候望天變視為尋常內外監不無苟同之弊自今以後擇事知官負之有識者差之使謹於其任事言于本監提調○傳于政院曰前日經筵官鄭所啓累舉不中者及鄉里山野可用之人令臺諫侍從舉爾所知各道監司誠心訪問之言予欲施行其問大臣○兩司再啓李芭事不允○弘文館上劄論李芭事不允甲辰禮曹啓曰僧人赴講者問于兩宗則來聚者無幾待其畢來遣郎官與兩宗僧同參講取事請捧承傳傳曰僧徒若不畢來則固不可試取姑待兩宗更報而為之承傳則其捧之仍傳曰已試之僧朝廷未知其根脚故論落如此其居住及父名詳錄於牒呈移問于本官覈其實否然後給牒可也○上御晝講同



知經筵事洪暹曰 聖上勤御經筵學問日就高明其於講官進講之書靡不洞徹然徒事音釋而不與論難奧旨夫為學之道莫大乎論難故中庸以明辨為學問之工夫自 上若有疑難之處當與學士互相論辨不但為口耳之學則聖學日進而君臣之情亦可因此而相孚矣伏願 聖上留念焉大抵我國君臣之禮至嚴入伏殿前莫敢舉頭昔宋太祖見潘美微笑遂詰其由聞與曹彬相語之實帝亦大笑英宗病革文彥博入侍退語同列曰見上顏色否於此可見古人君臣之禮也今此之禮雖未可卒變豈無變通之宜乎且經筵領事知事特進官臺諫已然於朝講若有所懷想已陳達矣朝講之後又有晝夕講而經筵堂上及特進官再入侍之意臣未之知也况以不緊之事煩瀆於 上聽只欲免責而出事甚未便然文士則猶可也武班則尤不關於再侍况經筵堂上皆有本司職務因此而廢事尤為不可臣之此言近於無識而妨於講道之益然講官及承旨史臣入侍則不可謂無人矣



史臣曰設堂陛而阻之嚴聲色而臨之為臣子而密邇于左右者鮮見君顏暹有見於此故特啓之可謂知言矣但以入侍經筵為廢事事豈大於論難經義輔導君德者乎自謂無識而敢陳無識之說於上前則甚矣其惑也何足責乎

特進官元繼儉曰李芑之事當初臺諫侍從啓其罪惡而既不快從只罷其職未久還叙臺諫既陳其不可則又為留難不勝悶鬱夫大臣或有容衆之量或有清簡之德然後可謂之大臣而芑則無一事可稱有衆惡備具又與李無疆同氣相求同惡相濟其誤國家莫此為甚大抵李無疆陳復昌俱以匹夫濁亂朝政非徒貽患於國家又將嫁禍於士林上之好善惡惡若不分明則老病垂死者固不足畏也年少如芑者若繼而起則他日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益陽君懷率<sub>中宗庶弟也</sub>停朝市三日乙巳兩司啓李芑事不允○日暈冠色內赤外青夜未方巽方如火氣

丙午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夜月暈兩珥色黃白



丁未傳于政院日前於經筵洪暹啓曰同知及特進官入侍朝  
講後更侍於晝夕講徒有廢事之弊不入似可云此意識于大  
臣且經筵啓事之時類皆俯伏低聲啓之自上或有所未聞夫  
人之氣質不同故語音有如此矣今後宜舉頭分明啓達○兩  
司再啓李芑事不允○領議政沈連源議經筵知事同知事特  
進官既於朝講入侍備陳所懷不必更侍於晝夕講以致廢事也  
傳曰可○日暈

戊申 上視晝膳于 文昭殿○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日  
暈色內赤外白夜飛星出軒轅星下八內階星狀如拳尾長五  
六尺許色赤

己酉 上視晝茶禮于 延恩殿○弘文館上劄論李芑事不  
允○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憲府啓曰朝廷有所啓達之事  
則通政以下告于色承旨二品以上直請承傳色啓之而皆於  
六承旨會處具史官啓之例也雖國家機關秘密重事承旨史  
官無不知之者若有潛入政院獨與所知一承旨稱為密啓而



他承旨與史官不知則奸邪之徒將從此而起陰售鬼蜮之術  
決禍機於毫忽之間其為害豈不慘乎長湍府使趙安國到政  
院招承旨尹玉稱密啓而潛授之玉亦潛授而不告於同僚亦  
不使史官知之及其他承旨聞而問之則非徒諱而不言反起  
怒色其用心邪譎所難測量而肇成禍亂之機至為驚愕請並  
趙安國下禁府窮推痛治諸承旨亦當啓請其潛啓之罪使出  
入之言一出於光明正大之地可也不當私問私止而已其為  
失職甚矣都承旨以下請並罷○諫院啓曰政院掌出納王命  
為任甚重少有差生後弊無窮故雖分六房而凡所出入之事  
必與同僚可否然後入啓古也長湍府使趙安國拜辭之日其  
所啓之語未可知也左副承旨尹玉只聽安國之言以為秘密  
而不議於同僚同僚問之亦不肯言至為駭愕若或有機關大  
事一承旨獨知而他承旨皆不得預知則其為後弊可勝言哉  
都承旨乃一院長官各房之事無不統之尤不可不知為某事  
而入啓尹王請罷都承旨鄭惟吉請推考答曰承旨等事祇欲



秘密於捕盜之事而不知乎體而然也非有他意何至於下獄

乎不允經月論啓只命罷尹王王前在王堂希帶奸之肯發李

論賤○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庚戌右議政尹澆詣賓廳啓曰去十一月二十三日有議事命名

臣等臣等承召而來其日通以禹孟善身死停朝不為議啓各

以所聞私語曰長湍賊黨非徒劫掠人財物如有指摘其類者

必尋而殺之或剗腹斷舌備盡慘酷又作旌麾聚會結陣云

此意欲言于捕盜廳使之秘密措置不令下人規知並將臣等

意到政院招承旨密啓事將招張彥良而說之捕盜大將也後日臣

見彥良而盡言所議之事彥良聞而措置矣其後趙安國以武

班擇為長湍府使請臣曰彼賊黨屯聚而守令行止不得任意

捕此之計若告於監司而後行則其間恐敗漏機會隨所捉即告

于政院拿推云臣然之安國欲令臣等啓之臣曰吾等啓之似

無節次汝可於拜辭日如臣所言于張彥良者而秘啓之可

也安國遂以臣等之意啓之今見兩司啓辭臣等錯料至為非



矣待罪者曰趙安國以捕盜事恐漏洩而密啓其臺諫之啓亦慮後弊至為當矣啓意知道勿待罪○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兩司啓曰持音住持所往之寺當初所抄至於九十九寺已為極多而追後磨鍊又至二百九十六寺合而數之則三百九十五寺也區區彈丸之一隅已同於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事後世之譏議焉可逃也講僧請勿論已試未試令該曹一同嚴明改試寺刹之數亦令該曹斟酌定數不允累月諍論終不允○日暈兩珥色內赤外青重戴色內赤外青

辛亥以戶曹寺刹位田減省公事傳于政院曰寺刹位田他處無之惟奉先奉恩正因皆寺名有之而亦不多此乃先王陵寢

仍給可也○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午時太白見於未地壬子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慶尚道山陰縣民其子為掌樂生幫貼者斷其指以免又一子為之與其所親謀將縊殺之事覺其族人訴于官繫囚被訊

史臣曰嗚呼凡有血氣者慈天未泯而乃有此變是雖其人之



極惡歲饑民貧不堪役使徵債之咎終至於殄滅倫理而不恤其於世道何如也

日暈夜黑雲一道自坤方至巽方布天暫時而滅

二月癸丑朔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憲府啓曰史官掌記時

政傳信後世其任甚重居是職者若遇事而不得知不知而不求

聞則將焉用彼哉今者尹玉秘啓之時為史官者檢閱洪淵以

政院當詳見而書之若請見而不許則使不得入啓可也矇不

知為何事聽其自啓失職甚矣請罷不允後累啓不允

甲寅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憲府啓曰今年饑饉前古所無

一匹之布直粟數斗猶不免奢侈之習日事遊宴糜費酒食大

有妨於荒政請自今持瓶酒一禁答曰如啓○日暈

乙卯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弘文館上劄論李芑事不允

丙辰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以鄭惟善為同知中樞府事南

應雲為承政院左副承旨成世章為右副承旨李鐸為同副承

旨尹春年為弘文館直提學兼藝文館應教南宮忱為典翰安



璠金針為正字○夜有氣如雲自西方至民方布天長四尺許  
漸移東南方須臾而滅北方東方南方乾方坤方如火氣

丁巳兩司再啓李芑事不見○大司諫金澍等上劄曰人主之  
好善非一而納諫為好善之最人主之失德非一而復諫為失  
德之甚蓋以一身處之巍巍之上以一心運之茫茫之中而萬  
機之所叢百職之所萃雖明智之君高世之見不能無一失故  
必資夫庶明勵翼交修不逮猶木之從繩金之有礪然後可以  
入於無過之地而治道成矣近來天災荐臻時變疊至年運凶  
荒民人飢困邦本已搖國勢岌岌 殿下固當優容謹論延納  
嘉言轉危作安綿國祚於無疆此其秋也經幄之臣臺諫之官  
苟有論列非徒不見納又有詭詭之色嚴辭以拒之峻言以折  
之言及於貴戚事涉於近習則雖論執逾年竟不俞允至於君  
子小人之進退吾道異端之消長實是治亂存亡之大機而無  
一事得蒙聽納朝廷之上士林之間莫不扼腕長嘆皆以為無  
可奈何而日事齟嘿以言為戒無激昂振勵之氣有委靡偷惰



之習不知 殿下以今時為何如時而晏然於九重之上挫  
士氣而杜言路若是極耶 殿下高明 慈殿仁聖四方之人  
顛辭面內莫見德化之成而名為臺諫者亦不得展布其所蘊  
以盡格君之責是 殿下畜臣等於圜牢之中徒費廩祿而已  
耶李芑之貪饕凶儉 殿下既已洞照而罷未閱月還叙崇班  
國人疑 殿下不明於好惡僧徒之日就滋蔓不可不為之所  
而度僧之數靡有定額住持之刹多至四百國人疑 殿下不  
辨於邪正納穀受價耗費國儲蠹賊之大者而欺詐取利多出  
於貴戚姻婭之間而莫之禁國人疑 殿下不分於義利 殿  
下念下民之無告許令陳訴可謂仁矣而紀綱陵夷反成告訐  
之風則其仁也反扭於姑息慮百司之解弛每為摘奸可謂察  
矣而下侵庶事亦非人君之度則其察也反傷於叢脞臣等竊  
恐 殿下虛明應物之地或有所蔽而庶務之煩徒膠膠於  
殿下之耳目操約博施之道果如是乎其要莫大於先正其心  
以絕偏繫之私而採納臣僚之言以通上下之情則誰不樂告



以善道哉伏願 殿下恢河海之量勿以愚夫而不取其言言  
雖違心而必求諸道使公論行而紀綱舉士氣作而庶耻張不  
勝幸甚答曰雖古之帝王豈皆言言而從之乎摘奸之事經席  
之上亦有言之者雖曰有司存焉若承傳摘奸則人皆有畏戢之  
心在古亦然故為之矣

戊午冬至使韓崱還自京師○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

己未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弘文館上劄論李芑事不允○  
日暈夜月暈

庚申 上御晝講○禮曹啓曰冬至使韓崱所進大明會典寫  
本一卷下本曹印與大臣同議則庚子年 宗系改正勅諭到

國其時即告 宗廟矣然其勅辭只諭將改正之意今韓崱所  
進成書體格已為整備辨誣措辭亦甚簡切在 國祖受誣之

事 中廟辨雪之意兩無所憾諉以印本未到淹置大慶至為  
未安依庚子年例虔告 宗廟以慰列聖何如傳曰冬至使復

命之日啓曰中原人言似不可盡信而其所進寫本亦以私貨



覓來故自上別無所教矣庚子年則有勅書故告廟矣此則雖  
曰成書乃寫本也他日 皇帝若印頒則當以何事加之乎三

公處遣史官收議○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

辛酉傳于政院曰遊方殘寺禪宗所屬二十教宗所屬三十九  
使諭兩宗除汰事捧承傳○三公議韓崱所進大明會典寫本  
其於 宗系惡名辨誣之事明白簡切依庚子年例申告 宗

廟為當他日 皇上頒降印本更行虔告有何妨乎傳于政院

曰大臣之議如此 宗系改正實一國莫大之慶告 宗廟可

也○上御晝夕講○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日暈

壬戌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沈連源曰天災時變疊見層出夫

災變之來雖不可指為某事之應然此必人事失於下而有以

名之也當恐懼修省以答天譴而弭災之道莫切於求言聽諫

也近來臺諫將國家大計反覆論列久未蒙允非但不肯快從

又必嚴辭峻言以拒之是由如臣無狀在大臣之列無格君之

誠不能回天此實臣等之罪也然自 上聖學亦不極高明而



私意有所蔽而然耶若益盡學問之功其於是非邪正之間無  
不洞照義理透徹則其於羣臣之進言庶可以樂聞而嘉納矣  
○傳于頌議政沈連源曰即位以來變異連綿歲亦凶荒民生  
飢困予雖憂勤惕勵而只緣不敏多有失德故天之示譴如此  
矣卿啓以不從臺諫之言自古豈皆無論可否事事而從之乎  
物情如此甚為未安且宗系改正事我國之慶莫大於此自  
祖宗朝累爲奏請雖奉聖旨許改正而未見其改載典冊傳  
信後世之實故中宗志在昭雪累陳祈懇今見寫本改正分  
明畢竟印出則安有如此大慶乎中宗大王之功甚有光於  
祖宗今欲加上尊號且告廟之後頒赦百官加何如古人雖  
曰赦不數下然亦有前例其議之連源回啓曰災變之來自  
上豈有失德如臣在相位者不能燮理故天時不順矣且臺諫  
所啓之事皆為國家大計而久未蒙允故物情如是矣宗系  
改正事聖教果當但加上尊號國之大禮臣不能獨斷赦及  
百官加國有大慶可以為之然並欲僉議以啓荅曰知道仍傳



于政院曰政府專數六卿判尹命招以此意議啓○上御夕講  
○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 ○領議政沈連源等議啓不可上  
尊號頒赦百官加事答曰僉議不可此非降勅之例且以私貨  
覓來姑待印頒更議處之○傳于政院曰告廟則不得已為之  
外方進箋勿為之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癸巳 上御朝晝講○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

甲子 上御晝講叅贊官李鐸曰頃者韓岬到政院曰政院有  
貴寶云臣等出而見之則乃 成廟以御批答臺諫侍從疏劄  
者也頃於經席之上南應雲進啓而自 上即命入內臣等所  
貴之意非但以 先王手澤為貴為其有今日所可鑑戒者也  
當其時有論任士洪之奸邪如是其切而至以 成廟明聖尚且  
留難小人情狀之難知益可見矣若使人君知其果為小人則  
必不用之而特以其奸謀秘術似是而非故古今英主類多受  
欺終致亂亡者或知之則固當明示其好惡也 成廟之不去  
士洪可為鑑戒故戒之且其時持平金彥辛駁玄錫圭之為小



人成廟命下彦辛於禁府推之禁府當以欺罔之罪成廟

命招彦辛於闕庭問錫圭真小人乎汝之所執無乃或誤耶彦

辛對曰臣之所執非誤也錫圭真小人也終始不渝成廟問曰汝

以玄錫圭比於盧杞王安石是比予於德宗神宗耶彦辛對曰德宗用

一盧杞神宗用一安石今錫圭兼盧杞安石之奸邪而殿下用之

是甚於德宗神宗也成廟嘉之曰汝遇可言之時如是直

言甚善夫殺諫臣者唯桀紂也予豈罪汝仍賜酒于政院成

廟之此事乃欲試彦辛所守之堅確與否也非拒諫也乃好諫

也有臺諫下獄之事恐自上徒見其迹而不知成廟之意

故敢並啓之○傳于政院曰平安道照牙坪坡蕩洞塞內居胡人

朝廷常為憂慮而未有一人能措置撤還矣兵使方好義以計

撤還故其時賞加而公論以為今雖撤去後若還來則於

事無益故改正矣頃者見啓本好義馳啓誇張已功多有不

酒食遺以物幣使之撤還自以為功欺罔君父其實取侮撤

還分明其還緣前加○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諫院啓



曰爵賞人主之大柄不可濫施於不當施之地以輕名器以開僥  
倖今者冬至使韓崱騰來宗系改正之事雖是莫大之慶特  
傳寫草記而已時未印頒又不可信其必然也況與一國同慶皆  
待皇朝刊印頒布之後而獨於韓崱等加以爵賞非徒事體  
未便名器亦甚猥濫請速還收成命荅曰不允○以趙士秀  
為刑曹參判朴水俊為議政府舍人李希伯為司諫院正言姜  
暹為弘文館修撰鄭惕為著作鄭允成為平安道節度使金公  
奭為清洪道水軍節度使○午時太白見於申地

乙丑兩司再啓李芭事不允

丙寅上御晝講夜對○兩司再啓李芭事不允憲府啓曰正  
言李希伯素有拔論不合諫官獻納金彥瑯又無人望不厭衆

心請並帝

彥瑯全羅道光州人也前者林百齡奏銓衡引為司  
憲府掌令彥瑯德之論事如奴其彈論朝士一隨其

指啖至是宋世珩入銓曹復以為獻納人或笑之曰一已足矣  
其可再乎公論不泯竟被此駁百齡與世珩皆是南人於此可見

其朋比荅曰並如啓憲府又啓曰以照牙坪野人撤還之功命

之私授方好義已削之加設使野人撤去千里之外而求不來居此



是邊將職分內事耳尚何論功之有哉諫院亦啓皆不允論啓  
幾盡一年竟不允○傳丁政院曰度僧試經專委兩宗故試經  
之際事多猥濫云今後則遣禮曹郎官同兩宗僧試取能誦者  
問其二祖父名及其本鄉一依 中宗朝大項役後給牒例令  
本官推閱給牒事知會于兩宗

史臣曰 上幼冲即位春秋鼎盛而闕德無聞焉然度僧試  
經之語相望於史策豈不為清明之一大累乎惜哉

午時太白見於申地夜日暈全羅道潭陽羅州光州海南任  
實和順高敞珍原務安兩土五日

丁卯兩司再啓李芭事不允○又李重卿為司諫院獻納王希  
舜為弘文館副校理金汝孚為司諫院正言李瑛為弘文館  
修撰金添慶為藝文館奉教○日暈冠邑內赤外青夜月暈  
戊辰兩司再啓李芭事不允

己巳兩司再啓李芭事不允

庚午 上御朝夕講○傳于政院曰今聞齊民多潛隱為僧云



令兩宗嚴飭諸山寺刹依事目禁戢之意其言于禮曹

史臣曰培根而惡枝葉之茂浚源而忌波浪之盛不若拔其根而塞其源開為僧之門而止為僧之路不幾於培根而浚源者乎傳曰所令及其所好而民不從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下之從上也在上之所好而上若有所不欲則雖勸之而下亦不肯人君苟能崇正道闢異端則雖嚴刑以使之為僧民亦有所不肯為也

○兩司再啓李訢事不允

辛亥 上御朝講獻納李重慶曰臣聞僧人道邁騎馬儒生曳以下之困辱百端以酬昔日儒生侮僧徒之憤時事如此有識寒心僧徒熾盛竟至誤國前鑑孔昭請加留省同知經筵事安珰曰臣聞外方之僧卦試者為羣往來遇一武官於道逐其馬而折其弓矢云方今丁壯之有氣力者盡歸於僧而陵辱朝官弊至於此臣未知國事之終如何也寤寐憂之玆相 幅無 華

侍經席雖未嘗輒有所陳而渴事進言言必懇至君子與之

○傳于政院曰僧人因辱儒生



至為駭愕此言果是則當言某儒見侮於某僧今則泛言如此此必惡異類而多有囂囂之論自上未知何如也政院回啓曰臣等亦聞僧徒恣行之語而未能的知矣此事則安珰李重慶必不以無根之言啓於經席矣考諸往牒安有以僧而困辱儒生乎欲救僧徒之弊此果上意也須裁抑之勿使橫肆幸甚異教盛而吾道消則國事日非矣傳曰傳播之言不可取信儒以儒道自行則僧亦必不妄行矣

史臣曰徒責儒以道自行而僧之橫肆置而不問其於前日防為僧之教何嗚呼惜哉

上御畫講○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

壬申 上御思政殿講試儒生○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日暈

癸酉 上受朝參御朝講正言金虬曰前於經席安珰李重慶所啓僧人事國人無不聽知矣然此則似沈然矣清洪道天安地有廣德寺天安與溫陽連境故去年十二月溫陽留鄉品官



領軍往獵臘月猪于廣德山因日暮欲止宿其寺住持僧出坐  
大門鳴鐘聚僧名之以盜賊結縛品官打其足掌無所忌憚若  
儒生打僧則雖內需司牒報自上信之不疑僧而打儒雖宰  
相臺諫言之亦不信聽上之所為無非右僧抑儒之事僧徒  
其何不熾盛乎○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夜月暈

甲戌 上御朝夕講

史臣曰嗚呼三代以下人主接士大夫之處只在於經筵賢  
人君子欲進所學於其君者亦舍此而何求今也進講之官  
講句讀一遍更無一語上亦漠然不聞何恠乎後世人主  
之德不古若哉

傳于政院曰京中飢民賑恤事令該曹依前例為之

史臣曰人君有愛民之誠然後民蒙其實惠依前例一語是  
徒屑屑於節目之末恐非先王發政施仁之意也

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夜良方南方坤方如火氣

乙亥 上御晝夕講○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



丙子 上御朝講○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

丁丑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上御夜對參贊官李鐸曰今此進講之書有孔子既沒異端遂作之言大抵正道消而邪道興譬如陰陽之理陰長則陽消然陽無可盡之理故扶陽抑陰則陽道復長是以聖人必致察於陰陽消長之機使陽道常長而不消人君當吾道之衰以扶吾道抑異端為心則邪道自爾消沮矣頃者以白川儒生趙應奎事臺諫侍從爭論不已者惜應奎之儒名也 上若下教曰汝罪則如此矣特以有儒名故不敢罪之則一時羣情之聳動豈偶然哉竟不宥之有識之士或有下淚者古人云請自隗始彼應奎雖實非儒士若見容恕則儒輩亦且興起矣自 上力扶吾道則異端之道自不能行矣但人心操舍無常而佛氏之禍譬如淫聲美色駸駸入於其中則危亡立至大抵儒道興起然後元氣不喪而可臻善治元氣日衰則萬目雖張而亦不能為國請以扶植元氣更加留省焉

戊寅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以鄭裕為弘文館副應教鄭浚為



校理李瑛為副校理

己卯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日暈色內黃外青戴兩珥色黃

白

庚辰 上視朝膳于 文昭殿夕膳于 延恩殿○兩司再啓

李芑事不允○日暈

辛巳下全羅道觀察使朴守良書狀李芑私伴人推刷時光州牧使林九齡曲護權門數

國朝廷不以實聞雖今差使負監詰色吏而九齡常賣制俾不直告善仍在職則終難搜括請速罷黜蓋九齡乃百齡之弟而同

於乙巳定難之功者也于政院曰請罷光州牧使其事若實則可也若不

實則朝官罷職非輕但牧使尚在其任故邑吏庇護不直供招

云逆差而推之可也

史臣曰芑之當國政自已出無將不道擅張威福一國之人

畏之不帝豺虎然羣小之徒周旋相比結為死黨寧負國家

而不為權奸之所忤勢焰將灰之餘尚且如此况方熾之日

乎他人猶恐不順其意况號為同盟者乎芑之為人何所不

至而所不敢者只以 祖宗德澤在人 聖上之業方興而



未艾也嗚呼通天之罪支解萬端尚不足贖而上之眷護如此其至者何也君子以此知老賊之心尤為偃蹇而不降矣史臣曰守良名臣也自少不趨權門廉潔自守位至六卿儼屋以居芑之私伴遍諸八道而為方伯者例皆懸節不以實啓守良獨不然時議嘉之

○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

壬午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

三月癸未朔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

甲申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

乙酉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日暈兩珥色青白

丙戌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以李浚慶為刑曹判書元繼儉為司憲府大司憲李世璋為戶曹參議李瑩為弘文館副提學魚季瑄為司憲府掌令任龜臣為議政府檢詳金弘度為司諫院正言金虬為弘文館修撰鄭暢為承政院注書安璫為弘文館著作洪淵為藝文館待教○日暈兩珥戴色黃赤申時白氣



三度自乾抵巽如布著天漸南蔽日而過良久乃散

史臣曰災變之出皆人為感之也乙酉日暈丙戌日再暈數日之間再有天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譴不可謂適然而自怨天之示警如此豈非天心仁愛人君使之反躬自責乎若能修省以實則災轉為祥不然則終必有應不止示警而已可不戒哉况當此之時吾道寢微異端盛行舉朝憤鬱竟未回天是災之出安知不由是事之應歟

丁亥兩司再啓李芑事下允

戊子 上講試專經文臣○政院啓曰前因經筵官鄭浚所啓用人之事命後日議于大臣矣今日領右相詣闕而左相以病不來用人重事不得已會議乎敢稟傳曰左相久病不出遣史臣收議○沈連源尹澆議薦人之道貴在多方大典薦舉之法今方申明行用此外更令臺諫侍從五品以上各舉所知累舉于中及有才行之人並令各道監司搜訪可用之才錄啓使鈔曹隨其才器任用為當尚震議國家急務莫切於用人鄭浚



所啓深得救時之策公薦之法自 祖宗有之如館中之薦無  
歲不報擬除相當之職俾無見棄之 才實銓曹之所當先也士  
之志尚非一般名雖善士不為聲名利祿所誘者世不可多得  
如遺道山野無所為而為善飢寒不渝皓首愈確胃中無塵滓  
自期枯死無冤者有幾人哉若得如此之類別示尊賢之意將  
以愧一世蠅營苟苟者之心亦淬勵興起之一大助 上從連  
源尹既議○兩司再啓李芭事不允○夜北方如火氣

已丑 上御朝夕講○兩司再啓李芭事不允

庚寅取生員鄭淹進士金宇宏等二口人○兩司再啓李芭事

不允

辛卯慶尚道 觀察使李夢亮薦草溪居前典獄叅奉李希顏三嘉

居布衣曹植又舉庶謹守令尚州牧使全彭齡永川郡守金就文

知禮縣監盧禎希顏才行卓異孝友兼篤母喪三年一不到家

聞達足絕官門非義不取一鄉欽服曹植方正廉潔兄弟同居

不私已物有志學問不事升歿石常晏如也



史臣曰二人學行求之於古不可多得而自已卯以後士氣沮喪世皆以學問為諱不知善可好賢可尊而沈淪草野不求聞達之君子屢設於宰相監司之薦聞足見好惡之天有所不泯而然也古人云才不借於異代在上之人苟能心誠求之則才行兼備學問該博安貧守道不求利祿者豈止斯二人而如金就文盧復亦皆有學行不但以廉謹目之者也擢而用之置諸左右尚何不可之有哉下焉不尊遠焉不近當時秉權衡人物之柄者不得辭其責也

○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

壬辰 上親傳先蠶祭香祝○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日暈夜月暈

癸巳 上講試文臣之習漢語吏文者○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日暈夜月暈有白雲起自西方天末貫五車經北斗至巽方而滅前大後銳有尾長三十尺許

甲午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傳于政院曰度僭立法今已期



年而一無給牒者雖曰僧人亦罔民也令禮官同兩宗僧取才  
事曾已傳教而尚不為之此意問于禮曹○以李瑩為弘文館  
副提學李瑛為副校理瑛每於經席進講之際未通文○午時日  
有冠未時申時日暈兩珥夜月暈有白氣自艮方斜抵暈上良以  
乃滅有白雲升自西漸轉天中橫亘艮坤方而滅

乙未遣御史南宮忱于慶尚道鄂浚于全羅道金鎧于平安道姜

暹于咸鏡道命之曰祖宗朝令御史乘司僕馬不乘驛騎故守

令不得預知今亦給爾等以司僕馬勿以復命為急凡事一如

私行從容出入詢問民生疾苦摘發邑宰貪汚而啓之浚等回

啓曰司僕馬若於中途或病或蹇則何以為之且不能疾馳初

到之邑則雖不覺其為御史他邑則必皆知之傳曰依前例乘

駟而往使御史乘司僕馬乃前日鄂浚啓于經席而○禮

曹啓曰當初兩宗所報試經僧人厥數猥多本曹請更嚴明試

取而不允故將給度牒而其中公私賤鄉吏驛子官屬有車役

及興販無賴者依事目審覈磨鍊之禁自上下問本曹將是



意回啓則傳曰已試者速給度牒而此後則禮官同兩宗僧試  
取能誦三經者其時臺諫請勿分已試未試並令改試給牒至  
今論執不已故給牒之事未得舉行矣且曹郎廳同試事前承  
傳教即令宗門牒報其應試僧人聚會與否而至今不報矣傳  
曰臺諫當初請勿分已試未試者一切改試而今則停啓已久禮曹  
其不知耶○禮曹啓曰已試僧人停啓之事書吏不分辨書來故  
臣等未及聞知但前承傳內兩宗已試僧人移文所居官其居  
住根脚詳覈回報後將兩宗已試者憑考的實則命給度牒而  
臺諫方論改試故未得曉諭各道今則不得已將此承傳移文  
八道催促回報後給度牒矣傳曰可

丙申 上御夕講侍講官鄭浚入侍浚於進言之際手或據地言

同侍之人不勝憤疾而浚乃尹元衡妾蘭○日暈○上御夜對貞之從兄也人畏其氣燭莫得以糾其非

丁酉 上御晝夕講○遣御史鄭裕于京畿韓沃于清洪道李

璪于江原道竒大恒于黃海道命之曰依前例乘駟而往勿以復

命為急從容往返○兩司啓李芑事不允諫院啓曰 祖宗朝



舊章後嗣當遵守而勿失者也若因一時之議而或開變法  
之端則弊將無所不至豈不慎重國家文武科額數昭載法典  
直赴三人命取於三十三人之外大非先王舊章前者偶用一  
人於額外今至並用三人弊端一開將至於十倍其數請速還  
收成命憲府啓曰文科三十三人武科二十八人祖宗朝酌  
定其數載在令甲堅如金石不可以一時之議有所增減以啓後  
日毀法之端今以大臣之啓直赴殿試儒生三人命取於三十  
三人之外大違遵守祖宗成憲之意設令後日真赴者其數倍  
多於此而並令許赴於數外耶請速還收成命答曰文武直赴  
人數外試取此非新法自先王朝有之大臣議而啓之不須  
改之○夜白雲如布自艮方至巽方橫亘漸移東方而滅月暈  
戊戌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

史臣曰緘口結舌之餘始擊垂死之賊引月持以尚未蒙允  
當時攀援之勢雖千百載之下猶可想已自古城狐社鼠固  
難除之可勝痛哉



史臣曰 聖上之即位也一則 中廟正統一則 仁宗付托  
一國臣民孰不欣戴芑初無毫髮涓埃之助而貪天之功自  
以為功罔上脅下元惡大憝有通天之罪而上之謂有

宗社莫大之功者何也

○日暈兩珥色內黃外白夜月暈

己亥 上御朝夕講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憲府啓曰大  
臣請以直赴三人取於三十三人定額之外者此乃廣取之意  
也臺諫請取於定額之內者此乃執法之意也既以大臣之議  
命取於額外而臺諫論啓則武科出榜之時更稟上命可也監  
試官等既與同僚同議論啓而反從額外之議遽即出榜至為  
非矣請適此事雖不大關臺諫失體而在職未安故敢啓荅曰  
文武一體文科已令數外取之武科獨不用之於數外乎不允後累  
啓依允

庚子 上御朝講同知經筵事安珰曰近來連歲凶荒國家撫  
民之意則至矣而其實澤不及於田野不聞全羅道彌稱沃饒



而民失其業流亡殆盡各官戶口徒有文具而至於闔村空虛  
良田已陳而國稅不減雖有欲耕其田者而皆怯於賦役莫之  
肯為以此民無粒食死亡日繼至為寒心 祖宗朝諄諄開誘  
勸農之方靡不詳盡且於七月預措荒政故雖遇凶年而民不困  
今者如欲復古游食之輩不可不禁勸耕之方不可不勤救荒  
之具不可不預措也國初生民板蕩國儲不敷 祖宗深知稼穡  
之艱難憂勤惕厲故年豐民富至於 世宗朝極其盛矣自今視  
之 世宗遠矣 世祖近矣故不知者以時和歲豐為 世祖崇  
異教之所致不經之說無足徵者 成宗朝軍資三監之穀充  
溢有餘轉輸救活無不足矣今者誠如國初之憂勤務本節用  
行之以至誠則必感動天心而年穀登邦本固矣領經筵事尹  
溉曰珰之言是也國初之事臣未久詳知大抵否泰相仍理數  
必然易代之際生民困窮亂極思治人心危懼不敢縱逸故一  
代之興必多有年而昇平日久則人心漸驕奢侈轉甚而反致  
飢饉之極今者自 上憂勤惕厲日望豐登之祥而未見其效如



臣庸劣忝在調元之地未能體奉而然也大學曰生具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今則不然雖自上每下務本之教而游手游食之輩倍筵於齊民力役安得不漸重生民安得不漸困乎以此棄父母離妻子相率而入於桑門南苗將無把鋤之民此皆由於度僧無數故也臺諫所啓勿以為尋常而特加省念從容陳達於慈殿禁抑為僧勿使滋蔓民力可舒而生財有道矣○傳于政院曰外方百姓畏避絲役流亡相繼闔村皆虛云監司巡審時其不知之耶以此啓意下書○上御夕講○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傳于政院曰今見全羅道監司書狀光州有李芑私伴十人前牧使林九齡罷職可也九齡既遣下吏不訊而自服前之隱匿瞞報後之恐嚇下人使不得直招其狀昭著故是命

史臣曰占私伴十人於一邑而為牧使者報之不實敢為欺罔兩人之罪果皆難赦只命罷職嗚呼是可謂予嘉乃功曰篤不忘者耶



史臣曰九齡百齡之弟也與錄勲籍不數年已躋膺仕官至  
堂上事李芑元衡如其父此所謂同惡相濟者也

辛丑 上視朝膳于 文昭殿○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夜  
月暈兩珥色白

壬寅 上御慶會樓下觀文臣射命入侍諸臣賦文臣觀射七

言律詩射官及賦詩人優等者賞賜有差○兩司啓李芑事不

允上方御于慶會樓下承旨權輿將臺諫所啓進啓上不

獨斷令內侍文繼宗請稟于慈殿然後發落他事之皆然蓋可再啓不允○日暈

癸卯 上受朝終御朝講輪對○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吏

曹啓曰常時各司啓目必以厚紙粘連例也今者內需寺公事

亂書於常紙非徒違格於事體亦甚褻慢以漢宗朴漢宗請推考

者既悉錄熟又領內需寺勢熾熾赫莫敢誰何其驕傲橫肆近

古所未有也此公事適到於政廳其褻慢忝辱至此極矣見者莫不憤恥且次知啓依允之事獨政院啓之而漢宗亦如此是內需

司又一政院也給印於內需司使之只用於其司而已不當用

諸朝廷此皆 祖宗朝所無之事今後凡事請皆下政院而為之



答曰今者朴漢宗如無前例而粘目移文則不可矣內需司粘連啓下公事則自 祖宗朝有之故仍循故習而為之外廷之意以子為不知事體耶造給印信內官只自佩持而已他事則固無異 於祖宗朝也今啓以 祖宗朝所無之言至為不當不允仍啓曰當差大司諫而無通政可擬之人請以堂下階除職人 指尹春年也是日自直提學拜大司諫 並擬望傳曰如啓以申瑛為司憲府大司憲金澍為弘文館副提學尹春年為司諫院大司諫金玗為司憲府持平王希傑為 司諫院獻納李戡為弘文館校理姜暹為司諫院正言尹毅中為承政院注書

甲辰鈴原君尹鼎年

蘇坡平人也故政丞尹弼商之曾孫也

賓客為事文士之嗜酒無取者多歸其門嘗丁內憂居廬于江陰縣有弟二人曰曼曰嘉皆有學識嘉專父母之財大不友于

一廬之中異室而處焉蘇朝夕與物務極豐備矣罷必召鄉黨父老及里胥而讀之父老里胥相與笑曰若非至誠何能致豐

于祀奠若此乎有人得璋子而遺之彘畜而長之似若自來不

知者以為孝誠所致相與達于朝廷遂以尉陞職為君拉表其門閭里之人莫不笑之彈劾而撤去之不果至是死

啓李也事不允

原君紅門也臺諫有欲彈劾而撤去之不果至是死 ○兩司再



乙巳大司憲申瑛再辭不許

史臣曰瑛是日預令本府為齋坐將出仕而如此再辭者果出於欲適之誠心乎尸子曰夫已多乎道與其揣度上之必不從而為此不情之辭莫如不辭之為愈也

丙午兩司再啓李苞事

附李苞勢尸衰病且革甚諫期以死後侍啓此疾之甚人心如此其惡可知

也 不允

丁未兩司再啓李苞事不允

史臣曰誰生層階至今為梗元惡大慙久肆陰賊使人不敢言而敢怒人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上之不悟何也

戊申

上御朝講

大司諫尹春年曰今者御史所提守令將罷

者甚多

上之所以遣御史是救民之心也凡為御史日馳數

百里未遑晝夜凡吏治得失生民休戚都不能知只摘文簿間

顯發之事輒為罷斥不問其他已發之迹則其罷也似不違法

而若失慈祥愷悌之人則反為無益今欲知守令之賢否莫若

從容於一二月之久見其政迹然以所聞則其為賢否庶有可



知之理不然則賢者或見罷斥不肖者亦有幸免之理此意可於御史之歸丁寧傳教領經筵事尹漑曰國家關重之事莫大於教養人材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作人之盛獨不可見於今日乎譯學訓導張倫力於教誨學徒百餘人非徒童子而冠者亦趨之又有孝行持身不苟人之可師於倫者不徒文字而已如給西班牙軍職之祿使無貧乏之嘆而專心於教誨則不無成效矣答曰張倫軍職事如啓

史臣曰倫之教後生有可稱者大臣臺諫褒揚 上前意則羨矣然負才秉德之士世豈少此倫則一譯官耳况前席所啓止此而已耶

○上御晝講○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傳于政院曰今觀全羅道御史單子他道御史則不陳飢民之狀而此道獨陳之其道凶荒可知若不登時救之則百姓必多飢死及時賑救事下諭監司○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漑啓度僧為限之事不允



史臣曰先是兩司將此意論執累月迨未蒙允故三公來啓亦不得請而退是時內而文定王后以國母專制斷之權外而尹元衡以元舅挾衛社之功深懷舊憾遂起大獄斬伐士林流毒縉紳自知其惡積罪盈必有天誅乃欲媚佛而求福凡所以崇奉之者無所不至此其意豈但愚惑而陷溺而已朝廷欲以區區口舌爭之其可得乎嗚呼既知為惡之得禍則曷若為善而得福拂輿情而奉異教舉一國聽命於佛以冀轉禍而為福天果可欺乎佛果有力乎

○日暈夜異方南方如火氣

己酉兩司再啓李芑爭不允

庚戌 上御畫講說經安遜曰慶尚道豐基郡有紹修書院高

麗人安裕之故居也

裕初名珣竹溪人有學行竹溪今屬豐基郡同知事周世鵬為郡守日立祠其地又

起書院於其側今儒生聚學焉

一道儒生濟濟相聚如朱文公之白鹿洞有志

之士欲博覽諸書而窮鄉下邑簡策稀罕必貽有志之嘆請於印冊之時各頒一件



史臣曰書院之名古未有也南唐之世就李渤舊隱廬山白鹿洞創立學宮置師生以教之宋朝因之其在中葉猶未盛天下只有四書院渡江而來雖當百戰搶攘之日而閩浙湖湘之間斯文大興士學日盛轉相效慕處處增置胡元竊據猶知先務益有修舉蓋隱居求志之士講道隸業之儔厭煩囂而遠城市思寬閑而就寂寞學聖賢而求其道閱義理而蓄其德者率皆得力於書院賢才輩出蔚為世用其於作成之道豈少裨哉我東方教學之規一遵華制內有成均四學別有鄉校可謂美矣而獨書院之設前未有聞此實大欠典也頃者郡守周世鵬慨然有意於此冒衆笑排羣謗即先賢舊居而首建焉其副古興學之意無讓於古君子而後郡守李滉尤眷眷焉盡其心以為事不經宣命名不載國乘則無以聳四方之觀聽定衆人之疑恠為一國之效法而終必至於表隆乃白諸方伯聞諸朝廷貴飾其光彩悠遠其規模上有以儼白康考亭之美下有以啓藍溪敬賢之作使先正清



修之地爭相欣慕學者有歸其吓以闡揚 聖朝右文之  
化者豈淺淺乎然崇教化育人材其本在於一人苟祇有好  
賢樂善之誠而又有躬行心得以推之書籍之頒扁額之賜  
特為一文具而已其不至於怠忽而陵替也難矣

○上御夕講崇贊官成世章曰梁武帝崇佛斷肉舍刑以奉佛  
戒者古今所無然禍敗有不可勝言侯景之亂餓死臺城人主  
當知異端之害至於如此可也暴棄天倫臣不君其君子不父  
其父終至於篡弑者皆由於此萬世之所當監戒釋迦以迦維  
之嫡嗣逃王位入山林此匹夫之事不可以治國故曰夷狄荒  
幻之教不可以治華夏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豈因佛  
力而有一毫一端之福利哉說經安璠曰梁武感於佛教致禍  
如此而唐憲宗又不之戒迎佛骨韓愈陳表諫之終至於貶逐  
大抵人主崇尚此道不過求長生要福利而已堯舜三代之時  
安有此道而能享歷年之久帝王之所以治國家者只用禮樂  
文物五倫五教而已宜鑑于前知其誕妄也○兩司再啟李芭



事不允

壬子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慶尚道大丘府民家有牛生雌犢其脚有六

四月癸丑朔 上御晝講○命賜開城府學公田十結○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

史臣曰臺諫每論專恣之罪 上教之曰 宗社大功老成大臣不可使失職嗚呼屠戮縉紳戕賊國脉得老成大功之稱上叻冲何以知之乎專由元衡嗾芑順朋許磁輔漢百齡之徒大起乙巳之獄共占功臣之利潛通宮掖稱譽凶徒上習於舊聞稱羨如此悲夫

○日暈

甲寅 上御勤政殿命試官策多士韋慕華館親試武科試官啓曰舉子呂文望乃呂希寧次子仲温之子也長子孟温無後而死文望之父仲温亦死矣今者希寧妻死文望以次子之長子自以為法當承祀遂代祖母之喪則孟温妻止之曰吾為冢



婦奉祀之事當出吾手家翁第三弟世温之子義男有之將以  
此承祀汝不宜代喪云故文望遂釋衰吉服而來欲赴殿試故  
敢稟傳曰以法則文望當代喪而以一家之政則義男亦可為  
其問于左相尚震回啓曰孟温無後身死而文望以仲温長子  
法當奉希寧之祀傳曰勿赴試○諫院啓曰我國家婦之法勢  
所難改故去丁未年因大司諫尹春年蒙祖母之喪舉朝議之  
立後之權專在家婦而春年之事則他無可以繼後之人故特許  
代喪而其他別有可為繼後之人則使家婦隨意繼後以重其  
權此廷議之已定者也前年又因永川君眉壽之事更議而定  
之許令永善君龜壽之妻已取扶安正碩壽之子為後今者呂文  
望之事正如此事而大臣議以文望當服其喪三年之喪人道之  
大禮國有定法而大臣因一己之見欲改已定之法極為未便  
請令文望勿服祖母之喪以重我國家婦之權答曰還宮後議  
于慈殿以決之○還宮後答諫院曰呂文望事與永善君無  
異勿服可也○兩司啓李芑事不允○日暈色黃白



乙卯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

丙辰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以南宮忱為弘文館直提學鄭裕為典翰鄭浚為副應教李滉為校理朴民獻為修撰柳墳為承政院注書

丁巳兩司再啓李芑事不允○日暈兩珥色內黃赤外青

己未 上親祭于 文昭殿延恩殿○兩司停論李芑事自是後

免集彈冠圖家之事不忍言也

庚申夜巽方東方西方如火氣

辛酉 上御朝講○以李世璋為江原道觀察使柳潛為司憲

府執義安方慶為掌令李彦忠為弘文館修撰○日暈色內黃

外白

壬戌取文科黃瑞等三十六人武科金世功等三十人李標亦與焉

士龍圖之也初標指士龍為父執或稱受業於其門陰相交結情意互厚至於去年庭試之日士龍為試官知標之箋而罷置

於優等又取入格一道而止其餘千百入之箋豈無可觀者而皆以為劣而棄之竟將李標優等之箋與入格一道而啓之此

探之所以獨居其魁而直赴於殿試也安知士龍預出此箋之題以示於標而使之宿製耶泮宮儒生之言豈無所聞而發耶



○上御夜對○夜月暈

癸亥 上御晝夕講

甲子 上御朝晝講○遣禮曹正郎梁應貽李彥憬于奉先奉

恩兩寺試僧誦經取禪宗二十一人教宗十二人 傳于政院

曰赴禪科之僧必皆能誦經而今觀有司所取其數甚少應不

取三分之一如此則度僧之事司皆為虛矣

史臣曰復設僧科者有僧普雨狡狴能言慈殿聞其名而

尊信之故有此舉

史臣曰既立以廢之兩宗又復選僧之舊規而緇徒日繁事

佛彌謹無非悉出於妖僧普雨之蠱惑則災害並臻國事日

非無足恠也吁可痛哉

○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旼啓曰我國使臣赴

帝京者到玉河館門禁甚嚴此自祖宗朝以來所未聞也非

徒以早牌晚牌出入於辰申兩時一似山海關之事至於牆上

設棘圍如囚羶子此無他門牌館夫之輩以物貨潛相買賣故



牙子不得專利遂訴於提督主事曰門禁不嚴則朝鮮人出入  
自恣若事泄則非徒吾身有禍其責亦及於主事內實陰沮門  
牌館夫之潛買而為專利之計耳主事不知其情而反感之嚴  
禁如此我國之人雖訪於禮部使之勿禁而旋即禁之出入皆  
搜探其為慙愧孰大於此夫門禁之始由我國賣物貨通貿之  
故也請自今以後絕勿為之答曰如啓○諫院啓曰尚州牧使  
李璽曾為光州牧使以師儒可當前期遞來今者又授尚州請  
違答曰如啓李璽仕侍從之列遷授尚州人疑性之吏曹判書  
世第乃百餘妻之舅而九齡百餘之弟也通家相厚能為死黨  
乙丑日暈兩珥

丙寅日暈兩珥色內黃外白

丁卯政院啓曰前日慕華館殿試行幸時駕前上言人徐祐

舉

水之說論精陵之吉凶其書下  
政院旋命還入故史官未及見

令五部漢城府成均館四學

地理學遍索之竟莫能得必是匿名書也傳曰此必變名為之  
其上言還入可也



戊辰 上詣昌慶宮問安于 王大妃殿○雨雹

己巳憲府啓曰君舉不可不慎動非其時弊必及民黃丘在東

親閱之命初下物情皆以為未便况今正陽之月雨雹之災亦

所當戒懼請命停之以謹天災以恤民隱答曰雨雹之災自上

時未知也物情如此則可於慕華館為之

庚午 上御晝講○憲府啓曰親閱之地遠近雖異其行幸則

一也十六日雨雹之災觀象監雖未及書啓臣等有親見之者

正陽之月有此災變人君所當惕厲修省之時也非不得已之

舉請命停之答曰親閱事久廢不為予意以為春秋兩時則不

可不習諸事已備雖有災變不可停之○弘文館副提學金澍

等上劄曰人君以眇然之身居億兆之上耳目聰明豈能周知

言行政令豈盡無愆而必欲自用而不從糾諫則其國之不亡

特幸焉耳近年以來紀綱渙散正道消沮民生困悴災變連綿

此正迎納忠言挽回世道之秋也而 殿下於臺諫之諍論臣

僚之獻替雖是非昭著之事猶且牢拒而不從使士氣沮喪公



論鬱抑皆以為無可奈何而至有仰屋而竊嘆者臣等不勝寒  
心姑以度僧一事言之臺諫之論啓非一二月矣而天聽愈  
邈非徒不恤朝廷之公論又以鼓動緇徒之氣勢生民轉于溝  
壑者不知其幾而如傷之思或未能遍及僧徒游手安卧而九  
重之憂猶軫其轉死是殿下恤民之心不及於護僧也禮官  
試經能誦者取之不能者黜之則教之曰將歸於虛偽兩宗濫  
試不分能否而悉取之則教之曰豈有虛偽是殿下之待禮  
官不及於待兩宗也往在中廟朝禁抑異教優容諫官四十  
年間治道休明此非今日之所當法者乎殿下之心嘗以為  
中廟過聽人言或為權奸所誣及以今日之忠言讜論拒之而  
不恤夫人主之美德莫大於從諫而中廟有焉此臣等之所  
以不忘於先生者也殿下不以中廟之從諫如流為可  
法而以聽過人言為可懲臣等竊恐殿下於中廟之美意  
或未能深體也答曰僧人之不能誦經者必不赴試也今所取  
不得三分之一是僧徒畏劫而然也不允



辛未日暈

癸酉諫院啓曰我國之事 大明即孟子所謂以小事大之義也其畏天之誠可謂極矣然而近年以來譯官輩全以買賣物貨為事使我國家事大之至誠不得暴白於天下而反以商賈目之待之如隄子以此也設棘圍而嚴門禁之法亦以此也今者大臣深知其弊欲回世道港港論啓而自 上特命允之祛百年之痼病開一代之新治凡有血氣孰不感激然而今者之議似不全在於貿易物貨而只在於門禁且禁貿易只限二三度使臣之行臣等之心極為未便二三次雖不貿易亦不足取信於中朝及其廢門禁之後貿易尤甚則 皇朝必以我國為後日貿易之計而請廢門禁也近來奢侈成風喜用唐物至於衣服全用段子此習苟存則雖欲不買物貨其可得乎段子衣服雖載法典然在 先朝宰相全不服之今者纔陞堂上專用段子為衣其勢不得不交結譯官不又不得不曲聽私請何能禁譯官之汎濫而一如國法乎一以使宰相受汚辱之名一以使我



國被黷貨之譏者亦此習之所致也段子衣服之弊先救然後  
貿易之弊可祛也古人有言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自

上宜躬行節儉然後可以祛奢侈之習請御用所需不得已之  
物及藥材書冊弓角之外一切永廢貿易段子衣服嘉義以下  
勿令著持議諸大臣永為恒式答曰段子衣勿著事其議于大  
臣○領議政沈連源議臣等初議二三行次云者非欲於其後  
如前貿易欲觀其事勢而為之也今諫院以定限為未便此意  
誠是也請過數三年前儲既竭之後如內府御用衣樹該司上  
供儀物 廟寢陵殿所用不得已之物及藥材書冊弓角外一  
切勿買為當堂上以上常服紗羅綾段乃 祖宗朝舊法不可

限以嘉義以下自一品至三品堂上官如入侍殿內大小公宴仕  
進公衙外其餘私出入燕居一切勿服何如左議政尚震議伏  
見諫院所啟深得端本清源之義上自官中下至公卿果能崇  
儉素耻奢侈則中朝物貨之買可從而永廢其待我之賤必不  
如今日之甚今者宮中則不尚奢侈臣等已伏聞之而猶不能



仰體 聖意躬儉率下罪責有在矣但章服所以辨貴賤異等  
級堂上官以上許著紗羅綾段此 祖宗舊法必欲快祛痼弊  
輕變成憲恐所得不能補其所亡在廷宰相皆尚節儉得羔羊  
之風此其急務也今後國用不得已之物及藥材弓角外一切  
永廢貿易依諫院所啓實合救弊之策右議政尹溉議俗尚奢  
侈由於人心之堯薄其在先王時人心淳庖俗貴敦儉不尚  
華麗故雖為明等威異物采堂上以上常服許用紗羅綾段  
至載令甲而竊聞當時服紗羅綾段者惟王子王孫駙馬之  
外宰相服著者寡矣民罹廢朝虐政四境嗷嗷及正之初人心  
悅樂著自膏火中出禁令因以小寬世道遂變一趨於奢  
中廟四十年間每欲矯正而未能痛革者以其為弊已痼難於  
卒變故也今見諫院啓辭誠為拔本寒源之論如御服所用不  
可闕之物雖有時略貿於京師不至為中國所鄙但宰相紗羅  
綾段常服舊矣不可限嘉義以下而禁之臣意王子王孫駙馬  
外文武官自一品以下只許公宴及戎服穿著常時一禁似為



便當答曰藥材書冊弓角及之絕不得已之物外一切勿買事  
依三公之議○禮曹啓曰凡科舉之規文武科生貢進士等並  
考屬處今者禪科雖不比並於文武諸科然自 祖宗朝各其  
宗門先考度牒然後乃許赴選今也無所屬之僧亦皆來集赴  
選請依前日承傳大項漢江流蟻項在忠清道泰安地受役牒者已受住  
持持音內需司差帖者外本官陳省雖分明並令許赴則有違  
祖宗舊規未知何如傳曰 祖宗朝試三經者依大典給牒未  
為恒式故稍解經文者皆得受牒今則廢此已久至於六十餘年  
安有受牒者而使之赴試哉大項蟻項受牒者皆雜流之僧解經  
文者有幾人哉本官先察其根脚然後給其牒省依陳省許赴  
可也

甲戌工曹判書尹思翼等啓曰東宮營造吉年已擇於來甲寅  
年而前備材木已用於仁壽宮之作 宗廟改修亦用此材不  
得已來秋材木畢輸然後可自明年始役請行移督納傳曰如  
啓



乙亥傳于政院曰兩宗選試時只供禮官之養兩宗判事及他  
出身僧亦必同參問于禮曹回啓曰文書遺失難考矣傳曰廢  
此將五十年文書豈存乎自今兩宗判事及老僧同參試取者  
並給廩料○憲府啓曰德興君昭性行躁妄驕縱悖戾陵轢宰  
相歐打士類溺愛娼女微服徒行今不治之當陷不義請罷使  
改行易慮答曰昭年少之人不知事體而妄行何至罷職乎當  
加教戒使不得如是矣

丙子答開城府儒生等謝箋曰今觀謝箋予不敢當焉前日給  
田乃養育人材勸獎斯文之意也勿謝

丁丑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沈連源曰自古人君之德史氏之  
所贊者不過曰從諫如流從諫如轉圜而已近者聽納之誠漸  
異於前日臺諫為國大計論執累月而竟未蒙允每諉之於生  
弊臺諫安敢為生弊之言乎頃者收用遺逸之教下布於八道  
故八道之中有才有學之士或以其名字達之於九重者有之  
而時無使某人授某任之命彼雖無見用之心 殿下既命薦



之安可棄之哉守令之廉簡者已令選取而竟未聞一人之蒙褒賞者且如此之人賞之然後人可勸矣又曰豐基地紹修書

院儒士多聚焉前以經筵官所啓已賜四書五經而所乏者綱

目及事文類聚耳若國有餘藏特命賜之則有益於藏修學問

矣谷曰遺逸及庶吏事欲待八道畢報而施行政院宜二置

簿待畢來抄啓可也紹修書院給冊事如啓○以李名珪為刑

曹判書李浚慶為知中樞府事浚慶為人度量雄偉才無文武

權奸遂竄干外人心難誣邪正久而自辨至是命還于朝浚慶

既被譴李無彊意猶未已必欲殺之言於宋世珩珩曰此大事

不可不議於尹元衡即往問之元衡大言折之無疆氣沮而退

蓋大小尹之說始行時論欲罪小尹李潤慶浚慶兄弟以爲不

可偏治小尹尹元衡嘗申潛為尚州牧使潛故絲判從滲之子

德之故浚慶得不死

又籍文獻之世與名公先輩遊務自砥礪充之以學識發之爲

文章蔚然爲當世偉人在中廟朝嘗膺賢良之選爲藝文館

誅已卯諸賢幸而生存者皆被召命潛亦蒙恩放還朝金安老伏

革其科不能使復躡文班而不可棄其才陞其秩爲泰仁縣監

其聲績爲諸道最秩滿還朝即以山水之娛乞於城郡而去未

幾銓曹孫廷議薦授是州晚途仕宦亦復落莫不揚而其好賢

潛早歲見逐羈窮者半生晚途仕宦亦復落莫不揚而其好賢

樂善之誠愛君憂世之心老

而益篤其可謂君子人也



庚辰政院啓曰昨日有下問禪科等第之教而兩宗僧亦報之

文有不可取實者禪宗僧音則曰考諸榜目分一等二等如雜

科之例教宗僧真守則無文籍可據難以考矣且雜科則分一等

二等受正七品正八品之職故有等數矣禪科則非此類故大

典亦無等第之分矣答曰既曰禪科云則與雜科何以異哉必

有分等之例矣依他雜科例給白牌分等事錄諸事目可也古

者禪科未參者給參學入選之帖依古例成給住持則以出身

僧持音則以參學僧差遣則雜僧自無矣其言于兩宗○傳于

政院曰今聞領府事病勢危重遣左副承旨南應雲問病兼問

其所欲言應雲還啓曰李芑病已革其弟知中樞府事李徽語

臣曰凡病已危不通言語見之無可為矣臣既委往故固請見

之遂入卧所使醫呼之曰上遣承旨來矣無乃有欲言事耶

芑似若知之而不能言但開口者屢矣又使之飲藥則閉目飲

之而已證已危緊矣范平生所為無非陰說殘忍貪肆暴戾之

事則必欺君罔上病國誤民進邪退正生禍  
士林之事酒虎狼將斃尚不言食入之心也



史臣曰大臣有病問之禮也所以重其人而憂其疾也若芑者名為大臣而實國之大賊也欺誣君上賊害良善偽竊受難之遂擅威福之柄當是時萬口一談欲食其肉原情定罪死有餘辜矣邦刑不舉而天誅乃至禍淫之理烏可誣哉於是而遣使問疾且詢其所欲言豈不違天理而拂人心哉吁可幸者氣息將絕兒喙已合不得言爾若使開口一言則安知不測之禍又起於既死之後乎

○傳于政院曰領府事病勢未危之前若預知則庶可救矣而今始知之恐無及矣政院其亦聞之耶且明日經筵初一日朝賀並傳之政院回啓曰臣等實不知也大臣病急則政院入啓例也而臣等今始聞之故未及啓矣○李芑率芑李宜茂子也弟苻薇初名芑皆位至卿相兄弟稟性兇險人皆畏之芑初以賊吏之壻未叙清顯歷陞叅致位二品中忤金安老被罪謫居安老敗而還朝芑為人兇猜暴戾狀如老虎身其外可知其內也平居開卷續書自稱深於學問又若休休不拘小節嘗與松



京逸士徐敬德論學敬德不之許芑發怒於色 中廟末年宰  
臣薦其可用肆兇之途遂通及尹任之事自以為功遂占台鼎  
又典兵權政自己出權傾人主勢焰燻灼生殺與奪惟意之為  
公卿宰相臺諫侍從奔走聽命禍福隨其喜怒報復恩怨不遺  
睚眦凡有議已初若不省施施而報之前後殺人甚多舉國之  
人累足屏息不敢言及於芑四方輸送多於上供貴賤輻輳其  
門如市其子弟姬妾婢僕陪從夤緣作弊不可殫記芑子元祐  
亦兇狡愚妄年少武人以芑之故忝入代言同列羞與為伍而  
莫敢誰何芑竟為首相自擬定策國老無所不至臺諫出死力  
論之只適相位有刺虎未盡斃之懼再為首相果殺首議臺諫  
大肆兇毒二日入侍卒得風眩仆於 上前輿身還第不察人  
事猶不解權者數年臺諫論啓然後始遽及其垂死舉朝爭論  
竟未蒙芑芑平時多畜武士其意可量基禍邦家戕殺士類貽  
害生民私伴居國之半其弟苻之子元祿嘗痛芑之所為口不  
稱叔芑怒而竄之卒保兇軀老死牖下終始忌寵無德國人痛



之恨不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停朝市三月○傳于政院曰元勳大臣不意至此自上罔極別致賜前例考啓禮葬諸事亦令速為

史臣曰 上之待芑也終始有之老賊之待 上也又肆欺罔死而後已彼何人斯彼何人斯

○夜流星出天市垣斗星下入南門星狀如瓶尾長六七尺許色赤光燭地良久乃滅

辛巳日暈色內黃外白

五月壬午朔

甲申 上御朝講○以鄭大年為承政院都承旨

乙酉傳于政院曰島山殿武衛殿使僧接待事今日查對時收

議于三公三公或有不進查對者遣史官于其家議之○遣同

知中樞府事鄭彥慈如京師賀 聖節彥慈耶毒如也彥慈如

害物之事人皆畏而避之乙巳之秋李芑尹元衡扶舊憾逞兇謀滿朝名賢一網去盡而彥慈鷹犬於其間大肆其毒厥後欲壁書之使彥慈長在清班總執國論用人如此國事可知嗚呼



痛哉 ○傳于政院曰大禪取才僧人未滿分數者依前例授入禪差帖其餘雖不給差帖根脚戶口已載陳省無遺置簿使差持音則雜僧不得間於其間矣

史臣曰時政之爽使當時憤悶史策之傳使後世非笑未知誰任其咎也

○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議武衛殿八十餘年絕不來朝今始通使似有詐偽島山殿亦久不來朝在庚戌年始復出來今又隔年復來雖曰頻數然 祖宗朝世修通聘今賫符驗文引而來既當接待似難拒却如商物許買之事臨時酌量處置何如傳曰島山武衛依議待之

丙戌 上詣昌慶宮問安于 王大妃殿因視畫膳

丁亥戶曹判書鄭世虎啓曰臣衰老為戶曹判書前四年後一年不才之人又冒重地知義禁都摠管亦並命遞則於心安矣

世虎庸暗陋劣惟務貨利時人謂之龍虎龍指鄭士虎也虎自知物論所鄙故為此不情之辭

史臣曰世虎以市井之人位六卿之列深於征利貪戀官職



宜其辭之不誠而形迹區區甚可咎也

答曰卿久掌國財而戶曹亦非如刑曹之煩劇何不能察乎戶判  
燕都揔管前亦有之尤不當辭也○傳于政院曰今者有旱徵伸  
理冤獄事言于刑曹京城造佛人前已被刑物故今又物故云愚  
民不知國法而然也首倡者決放橫罹者分棟事言于憲府城上  
所

史臣曰執左道以亂民者王法之所當誅也輦轂之下公然造佛  
豈可以愚民而不治哉此必奸富之徒有所為而然也上不  
之察而欲釋在感之罪可謂姑息之仁不可訓也

○夜異方坤方如火氣

戊子 上御朝講掌公魚季瑄曰近日聞閭閻有新造佛像者  
令書吏捕得於長通坊近處男女百餘人設新造像大張佛事  
遂捕五六人又聞鄉校洞亦為如此又捕致四五人或刑訊一  
次或二次而二三人致死其中冤悶者昨日亦已分棟右等人  
不計國法而略無忌憚聞都城內有新造寺刹者時未摘葢不



得已定僧額減寺刹以示禁抑之意庶可戢矣○上御夕講○  
諫院啓曰近來數十年之間水旱之災無歲無之年穀不登民  
生阻飢將至於國非其國而不可救也今者紀綱板蕩百弊俱  
生吾民之寃有難枚舉然其中召災致戾之道莫甚於獄訟之  
事苟有勢力者專以奪人曰民為事或非法理起訟或偽造文記  
百端用術無所不至而甚者則或構成虛事陷之死地或恐嚇  
官吏造作虛言故被奪者以免死為幸為官吏者以淹延歲月  
為良計日深歲劇恬不知愧至於內需司則背主逃役之輩巧  
詐萬端莫可測量自 上豈能盡知如此用術之事乎是故無  
勢之人雖有田民不見奪於有勢之家則必見奪於內需司以  
此見之其有水旱之災無足恠者臣等嘗聞往在 成廟朝凡  
訟事擇其有名之人命付作文使之考覈首末每於常參經筵  
之後引見論難決其是非故非理之訟人不敢為且無淹延歲  
月之弊臣等又聞月山大君與昆陽居甲士相訟有一訟官欲  
決給甲士大君啓之曰訟官聽甲士之囑將奪我奴婢 成廟



親見作文甲士果是於是美其訟官之不畏權勢賜衣一襲褒  
獎之是故當時無難決之訟至今有不忘之德今則有勢之人  
劫制官吏官吏莫敢下手其中或有正直之人公反決折則即  
被中毒自 上無褒獎之舉在下有畏劫之勢以此而徒責官  
吏之淹延欲免水旱之荐臻不亦難乎為今之計莫若伸一國  
之冤欲伸一國之冤莫若公一國之訟然自 上苟不明辨是  
非扶植正直以立紀綱則安能變一國之俗回上天之意臣等  
伏見近日傳教惻怛民隱丁寧反覆雖堯舜之心豈過於此然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請自 上務行實德克遵  
先王之意以復 先王之治答曰近來水旱相仍衆災連綿自  
上罔知所措况民生寃苦無所不至天心何以和乎人君為民  
父母見如此之弊而不能革痛心而已 成廟親決訟端之疑  
難者自上亦聞之耳以權勢誤決此實今日之弊內需司奴婢  
躲避人家仍為奴婢者亦豈無耶有司明辨是非則冤抑自無  
矣○傳于政院曰今觀諫院所奏上中時弊 成廟朝訟事有



御決之時 中廟朝訟事皆付有司故上不之預焉是非何以知之依 成廟朝例決訟事後於大臣詢闕議之

己丑 上御朝講特進官任虎臣曰近來人心不古多生狡詐如內需司陳告之類推閱則顯是他人之奴也一國之人莫非王民豈獨私於內需司奴婢乎頃見諫院所啓正中時弊請省覽焉且上言者亦多誣罔歸咎訟官近者自 上判付公事本

院欲執法故每為防啓心甚未安○上御夕講侍讀官李滉曰人君之急務在於擇術尊王道抑霸功而已小雜則流於霸矣今者勵精圖治之時方行王道而小雜於佛教則雖盡心於王道而終流於佛矣今 聖學雖高恐於格物致知之道有所未盡也其諺曰生民之困瘁國祚之延長可因教而得也苟能明格致之學昭然知其偽則雖勸之不為也因出小紙于袖中進啓于御床曰臣於丁未年承召對入侍至論語哀公問社曰宰予所對非立社之本意 自上有問臣以無似未能即達其後以外官亦未上聞今此小紙所書皆立社之制也若祭天郊祀



雖非我國所宜為不可不知其禮故敢書啓○日暈

壬辰上御朝講○上引見拜辭守令申潛等命誦七事

農桑盛學

校興戶口增軍政修賦因謂潛曰聞爾前任守令時撫恤百姓

後均如猶息詞訟簡之潛前為泰仁縣監時能祛積弊愛民如子民懷其惠仰今亦更

加小心潛遂啓曰臣被不次之擢上恩至此感激深矣但心

雖切於民事連歲凶荒所取於民不優故未得如意賑救自

上每下惻怛之教中外感動民受實惠但各司所納貢物留滯

於京中受弊不貸或至耗縮遂疊徵而納之百姓困瘁亦由於

此○上御夕講

癸巳上御朝書夕講

乙未傳于政院曰倭人性本巧詐今者國王使臣及自田山殿武衛

殿一時出來且觀禮曹公事則對馬島主言辭不恭其意難測

我國邊境虛疎軍卒疲弊不知將有何變也下書于邊將使之

預先整齊後因兵曹所○舍人朴永俊以三公意啓曰近日旱

災大劇禾穀焦傷頃者將為朝賀習陣而自上已命勿為矣



且殿講雖非若他事亦非遇災警懼之意請命停之答曰如啓  
○日暈

丙申 上召對○下忠義衛延光達疏于政院曰自上致救弊  
豈以其疏改之哉且有不實之言必是迷劣人不足答也

疏論復兩  
宗之與

延光  
達上

丁酉 檢祥任鼎臣以三公意啓曰日本三使一時俱到果為不  
似尋常然彼以通信而來了無釁端安有他心留浦倭雖多上  
价來京所重在此安有意外之變先意逆探非推誠待人之  
意今令兵曹移文使客人所見諸事不可虛踈務要整齊而勿  
致騷擾傳曰依議為之

戊戌以南應龍為工曹參議陳寔為藝文館待教朴啓賢黃琳  
為檢閱

己亥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沈連源曰今年春種時雨足中間  
少旱而天雨又如此其將有秋矣祈雨祭今後請勿為之

史臣曰天道未可知而歲事難必妨農害稼之災非一二也



雨多則澇雨少則旱以夏月之一兩為秋事之將稔何慮事之不深後六月旱甚禱祀山川閉門遷市至於減膳撤樂而連源與尚震尹漑待罪燮理之不能後七月連旬霾雨又將祈晴則天道果可必而一兩一旱足以知歲事之豐歉乎廟堂之上猶不知稼穡之艱難如此况深居九重之內乎為大臣之道雖歲事向稔常若不見之災迫在朝夕夙夜憂慮至於歲入之多然後可以小安而又懼來歲之如何大臣之憂無時而已嗚呼連源其不之思耶

同知經筵事安珪曰今者癘疫大熾鄉人愚惑不知飲藥而若曰朝廷送藥而救之則爭相飲之送醫救癘疫雖有譯路往來之弊不可計弊而小緩也○上御夕講

辛丑 上御朝講○諫院啓曰近來民寃不可歷陳而其中最悶者已之田民見奪於人也事涉權貴則訟官莫敢下手只因循度日而已揚州居民七同者與錦原君齡相訟呈法司則法官有避嫌者不得伸寃來訴於本院臣等見其呈狀則似為暖



昧然奸民所訴不可盡信但與錦原君相訟猶成廟朝故事擇有名文官付

甲士與月山君相訟者也請依其作文使無滯訟之弊答曰如啓

院事令與院夫之

壬寅 上視朝膳于文昭殿○日暈

癸卯六曹堂上官啓曰佛教害人國家馴至危亡之禍朝廷上

下前既歷陳未蒙省諭輿情憤鬱無如之何臺諫不得已將裁

減救弊論執逾年天聽豁然不得已停啓非以此為可小緩

而然也大抵事關治亂朝廷上下不得言而止自今殿下雖

欲聞匡救之言誰肯犯不諱而開陳乎古人云所恃者人心臣

等備負六官人心如彼而容默不言是負殿下也伏願省念

言曰度僧等事慈殿非信佛教也近緣僧徒無統為國巨弊

經席之上相論久矣是故臺諫所啓不得勉從

史臣曰六卿詣闕論度僧事未得蒙允嗚呼異端之害沂究

歷代班班可見而牢拒舉朝之請以上之英達豈迷而不

悟哉必有所掣肘於內外者也而况吾道之盛衰國運之否



泰實有關於此機尤可痛哉

丙午諫院啓曰法者天下萬世之所公共不可小有撓屈於其間而有所低昂矣德原府使李鵠以接待私行照以私罪至奪告身三等清風郡守崔德種則多牽衙眷而又照以公罪用法低昂莫甚於此法司所以糾察而身自毀法豈能糾察他人乎政院居侯舌之職任惟允之職知其低昂而不能致察亦為非矣大司憲申瑛以下請罷色承旨請推自今年正月以後違法低昂者請一切改照春曰法司糾察百僚而先自任情低昂誰可糾察乎罷職亦當矣然如此誤照久矣送西可也色承旨推考正月以後改照律事皆如啓

史臣曰照津低昂非自今日始而權纘為大司憲時任情出入政院或招書吏言其用律之不當則亦不肯從此而予駁乃發於今日豈非諂所謂柔地採杙者乎

○三公啓曰慶興地年年有水災連歲飢饉臣等同議豆滿江越邊伊應巨島有可作田處若遣使往觀賤人要路設鎮便否後置子



毋鎮則慶興之民永世蒙利防禦亦無虞疎之虞矣答曰如啓○傳于政院曰兵曹都摠府侵牟軍率云輦轂之下尚且如此况外方乎其論此意使不得侵

史臣曰 上之是教可謂推此而度彼舉近而該遠矣深居九重之上憂及軍民之苦可謂上下之情洞達無間實斯民之幸也然而未聞有一軍一民蒙其實惠者未知 上之所教徒虛文耶下之奉行無其人耶咎將安在

○以元繼儉為司憲府大司憲李滉為執義廉鄙之儉耿介之滉同處風憲時人比之

冰炭 韓沃李之信為掌令朴民獻李彥忠為持平○夜有氣起自北方直抵巽方色白良久乃滅又黑雲如氣自乾方至坤方橫布移時乃散

丁未大司諫尹春年等啓曰臣等見今月初八日朝報前清風郡守崔德種多率衙眷只照以公罪前德原府使李鵠接待私行照以私罪臣等以為低昂未便請罷憲府今日更取其公事而見之則德種以科斂芝草也李鵠以密城君朴漢宗材木輸



轉之事也

史臣曰漢宗本一刑餘之巨猾其奸巧無比善伺時變無絲毫之功而錄勳封君掌仁壽之役而招權納寵縱恣之狀有難枚舉道路側目莫不痛憤而鵠也以秩高武夫阿附權官務悅其意如子趨父事痛哉

若多率衙眷乃接待私行之罪則皆是笞五十故於德種則舍笞五十私罪而從重以杖六十照之於鵠則舍笞五十私罪而從重以杖八十照之臣等不知其由以為用律低昂而啓之臺官進退非輕而臣等不察啓罷大失言官之體不可在職請適臣等之職答曰勿辭仍退待物論○夜流星出東方淡雲中入艮方天際狀如瓶尾長六七十尺許色白

戊申庭試館學儒生格進士亨等論賞有差

史臣曰復禪教五十年以廢之科新寺刹千百載舊墟之基大臣爭之而不從臺諫諫之而不聽日下丁寧之教者無非保護異教之意而吾道已衰矣斯文幾喪矣雖有尚儒之名



無尚儒之實則天下後世之人心終不可欺矣

○憲府啓曰諫院以臺官之事不察而論啓退待物論大抵臺

諫有所失則互相糾正然詳究首尾顯知所失而後舉劾可也

今諫院於李鵠崔德燧之事只據下吏所報之誤而以用法低

昂論啓臺官進退非輕而率爾論逆雖出於無情大夫言官詳

慎之意不可在職大司諫尹春年以下請帝答曰如啓○以李

薇為虞城府判戶薇李符李苞之弟也己卯後符當國薇力薦

初之薇言於符曰士林駁弘濟石堅必欲扶植己卯人也符然

之將起士林之禍適閱書午在玉堂與符相許言於符曰兩入

皆囊難無可取故士林駁之令公若怒則人心不服矣符乃止

能故况弟不能相比扇禍金澍為司諫院大司諫尹春年為弘

文館副提學李璪為司諫院司諫李戡為司憲府持平李重慶

為司諫院獻納李銘李權為正言姜暹為弘文館修撰

庚戌上召對○慈殿傳于政院曰寺刹守直奴來告云寺刹

撤毀故遣內官察之則憲府以新創寺刹撤毀事行移八道極

有騷擾之弊中宗朝雖或撤毀皆為啓稟而為之今何不啓



而為之耶此乃前臺諫所為也下官則年少不計事體矣大司  
 憲豈不知事體乎凡事擅斷則必有後弊而國事誤矣暴殄天  
 物古人所戒寺刹亦天物也豈為安心其勿撤毀俾無騷擾之  
 弊政院回啓曰憲府凡禁斷之事雖不啓稟直行移各道亦有  
 舊例且事目內有舊基重修外新創者一切禁斷之條必憲府  
 將此事目之意而為之也若曰遣內官察見憲府行移故如是  
 傳教矣監司移文各邑新創之寺一切撤毀而不即撤毀則守  
 令推考云故自中宗朝見在寺刹亦皆撤毀有騷擾之弊依  
 事目禁斷猶可也豈可不啓而撤毀乎○傳于政院曰獅子菴  
 本是內願堂依他內願堂例勿為本官雜役大如聖食佛法篤  
 意崇信諸山寺刹

無不施舍人羅大擅越  
 博訪卡得其人效僧普雨  
 為高僧之迹內需司以名聞之官中以生佛雨於世是講  
 張變詠無所不至僧人驕橫之習甚於惠莊之世矣

史臣曰淮天惠民惟辟奉天夫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  
 之道在愛其力而已上臨政八年一號一令無非愛養之  
 事則庶幾生養遂而教化行人事感而天休應矣近年以來



天災地變疊見而不已旱荒飢饉屢軫於宵旰甚至於老壯  
孳壑妻子相離戶口耗而軍額縮邦本瘁而國勢危識者見  
之何但大息而已哉將流涕痛哭而不自已未聞有輕繇薄  
賦以休民生之仁政而又慮緇流之不便是何愛民之心輕  
且短而護僧之心重且長乎政院居喉舌之地任出納之重  
而不能諫止惜哉

辛亥 上名對○以濟州牧使金忠烈倭變書狀下于政院曰

近者三殿之來自上疑之今乃如此至為奸詐防禦諸事三公

備邊司兵曹同議以啓其啓本曰 旋義縣監 金仁 馳 報 內 縣 南 距 二 十 里 免 山 候 望 軍 來 告 云 荒 島 大

船一 隻 自 南 大 洋 浩 向 川 尾 浦 故 軍 馬 整 齊 進 去 云 州 東 西 面 五 防 護 所 及 大 靜 縣 傳 通 後 臣 亦 以 判 官 軍 馬 整 齊 川 尾 浦 馳

使 則 中 路 金 仁 飛 報 又 到 荒 唐 船 到 川 尾 浦 下 陸 云 臣 到 浦 則 倭 人 等 殺 浦 口 居 人 掠 取 財 物 金 仁 始 戰 臣 以 所 率 軍 士 同 力

接 戰 金 仁 擒 倭 一 名 日 暮 大 兩 倭 入 退 去 故 結 陣 待 明 而 下 陸 接 戰 之 倭 幾 七 十 餘 名 船 上 列 立 者 幾 百 餘 名 船 內 則 其 殺 難

知 事 甚 急 遽 故 大 驟 為 先 馳 啓 且 本 道 倭 變 近 古 所 無 而 遽 至 於 此 勝 負 難 必 三 邑 之 軍 本 多 絕 戶 臣 亦 不 識 兵 務 難 卷 主 將 之 任

至 為 可 慮三公及兵曹備邊司同議啓曰濟州倭變適當三殿出來

之時似為荒唐然不現著不得詳知而以啓本之意見之則



濟州之地四無礙處候望則倭船來處可以洞見倭船亦不得處  
處到泊預知則可以措置使不得登陸今者金忠烈常時不謹候  
望故臨敵失措使之登陸此平日稽緩所致雖云只殺一人此亦  
不可詳知矣忠烈文人不曉防禦之事請即適之以李玪為牧使  
擇率驍勇軍官急速下去使之防備

史臣曰賊倭一船泊于旌義縣川尾浦殺浦口居民濟州牧  
使金忠烈與縣監金仁拒戰賊倭遂盡下陸負固據險無慮  
數百人相持兩日軍馬已困恐未易當啓聞于朝請遣援兵  
命領議政沈連源等議備禦之策連源等啓曰忠烈乃文人  
不能善禦請遞之而遣李玪代之玪目不知書材器庸劣非  
出奇克敵之才也且未識聞君命即就途之義率其妻逗遛  
于中途不即馳去尹溉聞而啓請罷之以南致勤代送忠烈  
與倭賊相持數十日而斬獲雖多竟不得盡殲餘賊奔突或奪  
其船泛海隨遁或竄林谷處劉民卒是祇但忠烈不能善指  
之罪也



嘗曰倭船至於登陸而不知是不謹於候望故也登陸則必不止殺一人也議啓之事皆如啓

六月壬子朔 上召對樞討官姜暹曰昨日所講孔季彥乃東

漢明帝時人其時雨雹大如斗季彥曰貴臣擅權母后當政陛

下宜修聖德以弭災季彥乃剛直之人孔子之後也○司憲府

大司憲元繼儉等上劄略曰伏見 上教以新創寺刹前臺官

不啓而撤毀有涉擅命臣等恐 殿下未察於前臺官守職奉

法之意也寺刹之禁著在法典禁斷新造 殿下亦嘗命之矣

以是言之寺刹之禁既有其法法官按法行之非擅命之事也

况曾有禁斷新造之命乎臣等考之往史營建寺刹非治世之

事自宋齊梁陳元魏以下班班可見今之新造寺刹者雖非

殿下所知若不禁斷則愚民安知 上意之所在乎且寺刹守

直奴子至賤隸也 殿下聽其言而使中官往見又從而下

書中外俾勿撤寺刹之當毀者法官為人主耳目體貌非輕朝

廷待之甚重若以賤肆之言而有撓於法官之事則是 殿下



不耳目於法官而及耳目於賤隸也伏願

殿下將臣等之意

達于 慈殿命推守直奴子之罪以斷後日無窮之弊答曰雖

申明之法先啓後行可也不啓而撤毀則豈不曰擅命乎雖法

官若有失誤則自上何可容嘿家國一也不聽奴僕之言乎雖

曰賤隸自 慈殿命令守直此奴之所為亦是察任之事何可罪

也不允

史臣曰正道之不行異端盛也王法之不舉外言入也使風

憲之地逡巡畏縮無以展布其四體者非但委靡之成習

上亦使之然也由此而望其善治愈甚於揚湯而止沸可勝

惜哉

○以許曄為議政府檢詳魚季瑄為弘文館校理金虬為副校

理虬之為人豈皆無可觀其心未必皆非特其性浮躁動於利

達納交尹春年為識者所鄙取怨金彥瑤為賊衛所憎取丁

已囚辱遠竄之禍宜矣彥瑤附惡元衡讒妬異已恣行邪毒而

國人共怒亂與金弘度等友善嘗駁李樞深衛之後忤元衡杖

竄于外探聞之色喜李玎為濟州牧使玎武人時濟州有倭變

大臣聞而啓之 上命拿囚禁府以不有君命不畏國法蔽其



獄 上特命戒  
死絕島支軍

癸丑 上召對○諫院啓曰我國昇平日久邊地無事器械不

完防備虛疎脫有不虞之變起於倉卒之頃則其勢將至於不

可枝梧豈不寒心濟州倭變近古所無今見牧使金忠烈啓來

則其不謹候望不飭防備任賊下陸之罪著矣賊倭之船只一隻

而猶且縱暴如入無人之境如或二三十隻或四五十隻不意

衝突則其為禍何可勝言金忠烈金仁請並拿推荅曰國家昇

平日久邊將常時防備候望專不為之啓意當矣其啓本曰急

遽故姑為大槩云竢觀後啓本而拿來可也後累啓依凡○

日暈色內黃赤外青白

甲寅傳于政院曰今見濟州牧使啓本則非偶過而作賊者也

至於據險固守此非細事也速召大臣及兵曹備邊司堂上其

議接兵及軍糧軍器等事啓本云倭賊等處險堅壁圍立防牌多

或大噪出敵或發矢而更逐馳射則走入壁內將卒累日苦戰

○檢詳許曄以三公意啓曰常時新牧使下去則本州例定



驍勇軍又賫海中留糧出迎矣今則貢馬方來船隻不足且驍  
勇抄來則本鎮虛踈令本道兵使抄發軍士水使整齊船隻監  
司則一應軍糧犒養措置事下諭為當荅曰如啓○弘文館副  
提學尹春年等上劄曰 殿下憂異教之漸熾憫軍民之漸耗  
特設禪科之法俾有絃領異教將為滅矣軍民將為盛矣然而  
尚恐無知下民以崇尚異教為疑而將有靡然奔波之患故教  
之曰新為僧者當禁出入都中者當禁新造寺刹者亦當禁矣  
其開諭一國告示四方使臣民之心釋然無疑此真帝王之心  
也凡有血氣莫不感激疑之而不疑信之而愈信矣不意今者  
以臺官撤毀新造寺刹輒謂之擅命 臣等實所未解申明國法  
臺官之職謂之擅命則何事非擅命乎既立其法使臺官行之  
既行之後反謂之擅命則臣等恐臺官莫適所從而終有掣肘  
之患也 殿下之意以為雖是申明舊法此亦大事所當啓而  
行之不當擅而行之也 臣等之意以為既有其法則申明之際  
何能一一啓而行之乎且教之以啓而行之使一號一令皆出



於上則可也。遽謂之擅命則不可。况自祖宗以來不尚異教。故凡新羅高麗時所創寺刹皆已墜毀。只有舊基者不知其樂也。今者以修創舊基為皆不可撤毀。則自今創造寺刹亦將不知其樂也。為寺刹之多如新羅高麗之時。則臣等未知與殿下所教之意果相合。其今者憲府之行移四方撤毀寺刹亦有意焉。近來人心不淑。爭以求福。神佛為事。至於都城之內公然造佛狂惑愚民。前者被罪後者繼起。將不可救。則外方可知矣。故申明舊法而使之撤毀而已。原其本心欲副殿下減異教盛軍民之意也。非有他意也。今以擅命教之臣等之意以為誣上行私。則謂之擅命可也。招權納勢則謂之擅命可也。此則恐不可加之以擅命之夕。况無知下賤欺罔天聰而此之不治。徒以臺官為擅命。臣等竊恐殿下未免偏係之私也。荅曰。雖云異教。若申明其法則先啓而後行可也。中宗朝凡干撤毀事皆啓而為之。凡申法令任意為之。則豈無後弊乎。乙卯傳于政院曰。近日輟雨旋晴。東風且起。多有旱徵。祈雨祭



可行矣

史臣曰祈禱禮之文也修省禮之實也故古之人君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則豈足以弭災變哉

○卯時日暈兩珥內青外黃辰時日上有半暈內黃外白巳時午時日暈內青外黃未時日暈申時日上有冠內赤外青夜乾方黑雲一道如氣如一匹布長橫布巽方天際黑雲二道如氣如二匹布長橫布移時乃滅

丙辰日上有半暈日北有珥色外青內赤

丁巳濟州牧使南致勤拜辭

大 臣等啓 治李玪之 罪 更薦致勤而遣之

仍啓曰今此

來寇濟州之倭實非商賈之類嚴備形名戰具其謀難測况本州軍民懦弱怯於戰鬪防備疎漏加以年凶凡軍糧器械一切俱屬前抄軍官五人軍士五十名決不能防禦請加定帶行且軍糧火藥火箭亦加量數持去且如有不虞之變而馳啓申稟則動經時日凡臨機處置事與兵水使便宜議處後啓聞且有意



難則兵水營相距不遠可以兼治請令右水使馳救傳曰本州飢  
饑之餘又逢不虞之變將為棄地盡心為之傳于政院曰以南致  
勤啓意其議於大臣備邊司兵曹○日暈色內黃外赤

戊午禮曹啓曰試經僧徒畢來與否問于兩宗皆不來云爾傳

曰前者試經時極為埋沒故僧徒不來若如此則設法試經之

意安在前此試經之時李彥操以禮曹正郎承命而往與效僧

致為對坐而不許使坐南行待以凡僧至如其法故兩因是憤之潛訴

則輒黜之雖強請更試亦不從之一如其法故兩因是憤之潛訴

慈殿今下埋沒之教豈非有感於妖僧誣毀之言而發耶嗚呼

鄭萬鍾宰相之人也一遇妖僧待以賓禮引掖共席歡若親戚

許以非常之器每發歎服之辭而彥操一即官也猶懷

慷慨之志能折侂敵之氣亦可以愧萬鍾已死之心矣

已未以曹光遠為全羅道觀察使俞絳為弘文館典翰金汝孚

為吏曹佐郎汝孚即近世名卿安國之子也為人輕躁喜事不

急貪淫自恣濟之以利金弘度為弘文館副修撰

庚申傳于政院曰旱徵若此凡陰陽順序而後雨暘時若此是  
陰陽不順之所致連年凶歉今又不稔則安有如此切迫之災  
乎自上罔知所措回啓曰近者連歲凶歉民生罔極而今茲之



旱又至於此大小臣民孰不悶焉今承上教若是懇惻則天

意必應自上更加修省焉○檢詳許擘以三公意啓曰慶尚

道左右水使皆以侵漁軍卒論罷金弘度為監軍御史時聞而

兵使亦將罷適其間不無曖昧之情倭變適當此時新舊交代

之際防備虛疎亦為可慮主鎮軍卒願屬各浦者非必以侵漁

之故也或以其私自願而歸之矣更覈侵漁之狀歸一治罪何如

答曰如啓

辛酉 上召對○傳于政院曰近日似有雨數今則陰雲盡捲東

風大吹旱災迫切至於此極自今日避正殿減膳撤樂勿擊皮鼓

閉崇禮門遷市可也○月暈有白雲如氣自良方至坤方布天

漸移巽方乃滅

壬戌下濟州啓本于政院曰令備邊司與大臣兵曹同議措置

且此啓本去月二十六日發程而今始來到何如是稽緩也軍

糧軍器整齊入送事前已下書此人見於中路乎並問之政院

以濟州人言啓曰啓本則二十六日成貼而緣待風今月初一



日始乘船又因風惡留椒子島初七日到泊于珍島之境軍糧入送之奇未聞而軍士入送船隻整齊之事則見之云傳曰知道

癸亥禮曹啓曰今來日本國王使臣多賫銀兩依事目負重物色留置釜山浦之意收議于大臣傳曰如啓○三公議曰不許賈銀之意安心僧於壬寅之來非不詳知而今又賫來是其心欲強請而抑售之也不可許買事令宣慰使百方開諭雖至發怒堅拒不從使知朝廷堅定之意何如○日暈夜白雲如氣自坤方至艮方天際橫布良久乃滅○戶曹參判南世健卒世健

門蔭補參奉祿祿未有才名編章繪句僥倖登第當金安老乘政驅片士夫朝廷爲之一空承乏華秩位至二品自瓦釜雷鳴之譏立朝三下年久竊大倉私伴六下人家期豐付人莫能及有二子曰應雲應龍皆登科第並陞堂上應龍有能詩名

甲子三公詣賓廳啓曰旱氣太甚頓無西成之望安有如此迫切之災乎臣等皆以非人在燮理之地請逆臣等之職廣擇賢能置諸相位自上亦應之以實虛懷納諫則庶可弭災矣答曰近年水旱之災無歲無之今年則雨水適中故庶望西成而



正當農月致有迫切之災罔知所措大抵人事失於下則天變  
動於上此予否德所致豈卿等之失乎勿辭又啓曰古人有言  
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應災以誠則天心可回矣近者刑獄之事  
多有冤閔請毋淹滯速為疏放且關重之罪則不可輕議已蒙  
放還之人其所犯出於過誤而不至深重者則自 上斟酌何  
如答曰今茲之變迫切尤甚自上無所措之事雖為文具亦令  
並舉閔極之意寧有已哉且刑獄之間豈無冤枉乎罪之輕重  
必啓可也放還之人可叙者幾盡用之其更書啓

史臣曰是時非但水旱為災天地山川之變日月星辰之異  
昆虫草木之妖疊見層出殆無虛日以人事之失而揆天心之  
怒則宜其示譴之不已也蓋自乙巳以來李芑尹元衡等逞兇  
謀起大獄擅弄威福生殺在手滿朝名流盡陷禍網或死或  
竄無有遺者幽明積憤存歿含冤欲伸冤枉以答天心則豈  
有先於此者哉連源等初非無意於此而 文定王后攝政  
於內尹元衡擅權於外以乙巳之禍為一階竄於朝廷小有



言及於此者則必以國是不定邪論不止為其罪目故今日伸  
究之請只及於刑獄之有枉官吏之見罷而略無一言及於  
寃死之魂荒裔之投其所謂罪之關重者蓋指其時在謫蒙  
放之人而恐懼聳息之意亦見於言辭之外蓋以其言之無  
益而徒貽害於士林故也乙巳之初 明宗幼冲同未即位  
自非漢昭之明豈能辨上官桀之詐乎君不能知臣不能言  
積寃通天無所自雪災變之至固其宜也異時天心悔禍公  
論一教則萬世之下善惡自分矣

乙巳傳于政院曰刑曹囚人崔福等七人分棟放送義禁府囚  
人李極姜叔謙以時推照之裴萬期勿為決杖放送○以鄭浚  
為司憲府執義

史臣曰浚身事尹元衡無異廝役其同姓孽從妹蘭貞即元  
衡之以妾為妻封夫人者浚以陰險浮妄假元衡之威坐臺  
行臆擊駁人物則異於浚者其不受挫辱幾希

李滉為弘文館副應教

滉之

學行真

英特之士

但賊

衡

亦

牙如



姜士尚為修撰○全羅道珍山錦山地震

辛未傳于政院曰今見清洪道觀察使啓本公州居幼學成悌

元有操行其除官職悌元為入自少不志於科舉自治日嚴誨

著衰經未嘗解體疎里親戚無不感服

癸酉以申光漢為議政府右贊成鄭大年為漢城府右尹大年

長者崇長政院久未得陞人權轍為承政院都承旨洪曇為左

承旨成世章為右承旨李鐸為左副承旨南宮忱為右副承旨

忱為人兇邪陰巧與人言笑其甘如飴而中含鵠螫人以為笑

十有刀具壽贈為全羅監司時其父翼為縣監於其道忱嘗歸

觀誘本縣之人偽陳其父善政於監司欲使褒啓翼為恩賞顯

有形迹壽冊既知翼治民無狀又怒忱欲欺朝廷治縣人購呈

之罪忱有憾於此及壽冊被罪投荒忱欲欺朝廷治縣人購呈

於李芭尹元衡陳復昌等激成兇忿終至賜死其為用心可謂

矣尹先智為同副承旨先智武人也以元衡受其賂薦之

姜暹為司諫院獻納李彥忠為弘文館校理金虬為副校理李

友閔為吏曹佐郎金弘度為司諫院正言李重慶為弘文館副

修撰安璠為博士尹毅中為著作李標為承政院注書趙晟為

副司采晟城人遺逸星兄也少時以養補參奉不就其為人

於天文地誌醫藥卜筮算數律呂無不能解嘗曰自



無用於世濟人功效只可醫術以就之力於醫學深達其用前後活人甚多

甲戌知中樞府事李浚慶啓曰今以臣為北道巡邊使臣自七

八年前連仍病患又自庚戌十月得瘡疾今年三月前病改作

至於發熱幾死因此氣力俱竭行步艱澁不意遭此重任驅馳

服勞之事則死且不辭第念禁城形勢設鎮便否此乃國家大

事以臣昏暗無由察識非獨此也竊聞大臣所啓之辭至以臣

為可堪邊事云臣不勝慄戰惶恐之極請速命適臣任浚慶為

好讀書國家緩急可托以大事前此為讒口所構居于外竟以無

妄還朝至是朝廷以地道將築城設鎮故以浚慶為巡邊使審其

形勢使否否答曰卿但患瘡疾且赫集侮但審形勢便否勿辭○以金虬為

司諫院獻納姜暹為弘文館修撰金貴榮為副修撰

丁丑檢詳許曄以三公意啓曰濟州今年赫但黃霧為災年麥

不實加有倭變軍卒傷殘村民奔散未得農作民生至為可慮

請令戶曹及時賑救答曰如啓

己卯右贊成申光漢以年衰多病辭職不允  
史臣曰光漢散居二十年勤儉質朴不治家事以文學自任



有長者風一鄉稱之其所著述人多傳誦及今遠朝累操重柄其行事多不滿人望至受吝野之名

○諫院啓曰倭奴性本奸狡唯知欺詐取利而不知信義之為何物王者之待夷雖曰一視同仁亦有輕重取舍焉彼以奸狡欺我而我以信義待之雖無損於包荒之量但見墮於術中益啓其輕侮之心則虧損國體所係甚輕頃者日本國王使臣副官或為大內設上官或為畠山殿上官而來當時固已疑之以謂對馬島倭竊取符驗而來欺誣我國而專其利也及今武衛殿所送宜春西堂乃小二殿使送春江西堂逐年來我國者也畠山武衛不通我國皆近百年而相繼來且小二與武衛相距不邇必無以他島之人為上官使送之理况禮曹郎廳詰問之時言辭倒錯欺詐無疑國家若不知其詐則已矣既知其詐則決不可接待請嚴辭還送使知其罪自今以後為他島使送來者雖有圖書符驗一切勿接武衛殿率來譯官若知其為春江西堂則當告鎮將具由啓聞使朝廷預知而察之可也利其



上來到京後始告禮曹至為駭愕請下禁府推鞠答曰倭人事  
已知奸狡不直接對自上亦知之矣昨日禮曹之啓欲更詰問  
然後定議其奸狡今既顯發即遣史官收議于大臣譯官如啓  
推鞠○三公議今見禮曹前後詰問與倭人答辭詐偽盡露無  
餘既知其詐則雖嚴辭峻責而遣還如諫院所啓固為無妨但  
王者之道雖在我民不可示以隘迫之意况外夷乎當令禮官  
語之曰朝作以汝為詐請驅而出境 主上一視同仁以汝

來之故許今依朝倭接待之例凡接待之事依常倭之例而不  
答其書不聽其言使自愧服而去以為得體傳曰可○傳于祔  
院曰忠臣清白吏子孫叙用之事自 祖宗朝有之此乃勵庶

耻勸獎之舉也今不舉行故上言者多今後則忠臣清白吏子  
孫可用之人聞見置薄叙用○夜流星出天搭星入貫索星下  
狀如拳尾長三四尺色白流星出騰蛇星下入右旗星下狀如鉢  
尾長五六尺許色赤

庚辰東方黃雲彌天其色照地



七月辛巳朔日暈

壬午禮曹啓曰濟州之變倭使等聞之已久此言終不可不說也安  
心東堂等未入京之前宜說之使彼知曲在於已以折到京需索  
恣肆之氣請收議大臣下諭於宣慰使者曰如啓以王希傑為弘  
文館副校理柳順善為修撰○日暈夜流星出閣道星下入北方  
天際狀如拳尾長五六尺許色白

癸未領相李芑左相沈連源議依該曹所啓使說倭使為當右相  
尹漑議濟州之變倭使亦有私聞之理終不可不言但彼已聞之  
而我下輕發則彼之心不能測我淺深益自疑懼其間亦可熟察  
其辭氣言語以得其心之所在且濟州之變議者或謂安心僧之  
來有所求於我先令賊倭侵犯我邊以為劫要之計如往年蛇梁  
之事臣意來犯濟州境者只一大船而人數不多為賊者恐不如  
是前者福建商船通日本者正當夏秋間漂泊我境禁止一再令  
所謂賊變者無乃商倭往來福建等處者船破計窮因與邊  
將相戰不能自降以就殲滅乎苟或如此則尤當詳知其情狀



然後言之傳曰今見三公之議右相之議似當矣○禮曹啓曰  
今者各道所報僧人根脚成冊與兩宗牒呈乖錯處頗多故據  
實分類書啓傳曰當初令察僧人根脚者欲使朝廷無疑也僧徒  
自少避役山林何能察其根脚乎根脚有錯云者其鄉貫姓名  
及年歲差誤也恭公私賤犯事目之類已試經者今朔內斯速  
給牒

史臣曰察根脚非刷僧計也特假此以行給牒之法也及察根  
脚而誤錯者多則令勿問而給牒一遣禮官而終試者少則命  
勿遣而付僧又慮小學之僧未能誦經則停試經之法而起無  
名之役其日夜周思殫慮於聖念者無非曲為護僧之計而假  
借救民弊之言陰為尚左道之舉自以為一時之人心已欺而不知  
公論之在後也自古欺人心蔑公論而能長治久安者未之有  
也嗚呼惜哉

○政院啓曰試經僧人根脚本官推閱報該曹該曹據兩宗試  
取報曹之牒考其根派的實然後成給度牒事已捧承傳其推



閱無據者則必是犯事目之類也而並令給牒與承傳之意有異竊恐愚惑之民不知聖意或以為崇奉佛教也

史臣曰嗚呼政院此言亦表世之意也愚惑之人獨以為崇奉而有識之士不以為崇奉乎所謂不知聖意者何也聖意果在於民乎果在於僧乎愚惑之人以崇奉為言而有識之士不以崇奉為言則是有識之士反不如愚惑之人也君之過未萌則婉辭幾諫可也未知當時之事可以徐行而緩聲乎下知上之必不聽而姑遜言以塞其責上亦知下之無敢諫而每嚴辭以杜其言未知國家終置何地耶

谷曰此意言于禮曹者盡矣既問父名則亦可謂察其根脚矣甲申憲府啓曰國家以僧徒日盛軍額日縮故特立度僧之法以限為僧之路而立法之後民之為僧者日其而猶有試經之節目為之界限也今者并其節目而盡去之試經之僧根脚差錯者亦許給牒益驅齊民於桑門猶恐為僧之不多惡在其增軍額而限僧路也請依禮曹事目如有違法勿許度牒谷曰不久後兩司累



月論啓不允

乙酉夜流星出右旗星入心星下狀如鋒尾長七八尺許色赤

丙戌 上親傳秋享大祭香祝○諫院啓曰校書別坐羅允明

諂邪側媚國人莫不知之前日重被物論先明曾與元虎變如

夜徵逐務辨酒內崇飲搖尾蔽諛雖被景而未有收叙非徒無

以懲惡竊恐同惡之類或有呀覲覲而彈冠非慶也請速改差答

曰羅允明豈無改過自新之理本職亦似不關不須改之後累改依

允○日暈

丁亥夜流星出紫微東垣入西方雲中狀如鋒尾長二三丈許

色赤流星出婁星下入天倉星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白

庚寅檢詳許曄以三公意啓曰長湍府使趙安國境內大盜盡

心措置手捉魁首請別為褒賞以勸後來答曰如啓○憲府啓

曰制樂之要唯在律管之定古今所傳候氣之法累黍之積雖

有其制氣有強弱之異黍有大小之殊此律管之所以難定也

今方設立鍾磬校正廳其見用律管乃 世宗朝朴堧所造其



時適因

海州非黍之出然蠟為大小之中審其積累酌其容

入仰稟

聖裁以定黃鐘損益以成十二律殆天所以相我東方

以興萬世之正樂也第以聲音之道至精至微初無尺度之形稱  
量之權有難察識故議遣解音之人賡擊我國律管校正於中  
朝非以我國之管為未定中朝之管為必是以事關制作欲聽中  
朝之律然酌取中以為一定之樂當初禮曹事日以習讀一人典  
樂二人送者一人吹律二人聽之互相參證以為可據而其後又減  
典樂一人設使二人之中一人有病則孰吹而孰聽乎中朝樂律非  
可以私請校正不得已具由奏請乃可為之而迄無公事若不奏  
請不如不送也餼廩稱事所以勸工也習讀典樂仕于廳者皆受  
廩祿而封京之人獨不給料又不付祿非徒廩祿不均且無償勞  
之意何以勸人乎大抵軒架之樂用之於祭享用之於朝會所以  
協和紳人其用至大故 世宗特軫 聖慮始於宣德丙午終  
於癸丑歷八年之久始克有成當時費用之繁功役之重 世  
宗豈不知之特以所關之重不為世俗之言所動爰命朴堧專



主其事至命以所造編磬入內以 聖旨定之此 睿筭之出  
於尋常萬萬而至今稱頌者也今之所改編磬特因舊補缺  
其功役視 世宗朝不啻減十分之九苟勸課有道可指日斷  
功而朝廷之間議論不中視為迂濶鑼鐵則戶曹與工曹相推  
磬石則水軍與船隻俱闕以此匠人有時廢事役徒或至游手  
自上亦無勸課之方任事者無興起之心有怠惰之氣悠  
悠度日苟且益甚請赴京人依禮曹事目送三人使有所參證具  
校正之由遣奏請使事體得宜其廩祿依仕廳人例使有所勸  
勵頑慢各司非徒推考甚者罷職自 上時時勸課察其動慢  
以作怠惰之氣使無遷延之弊答曰禮樂文物在 世宗朝皆  
得完備者 世宗自知而朴堧奉行事自 上亦已聞知今則上不  
知音樂但恃有司盡心而已其餘鑼鐵等事該曹不能趁時  
舉行啓意當矣○傳于政院曰度僧節目太過不得施行雖在僧  
人其可罔乎禮曹必以臺諫所啓不即給牒速依承傳給度牒事  
言于禮曹



史臣曰僧徒不可罔朝廷獨可罔乎九重宵旰念茲在茲未見恤民之政而無非度僧之事節目雖太過何損於國政而勞聖念若此不已乎若移此一念於憂時恤民之事則時豈如此其偷薄而民豈如此其疲瘵乎昇平二百年適值南北邊之變設軍籍而擾民開僧路而招亡天實為之謂之奈何史臣曰是時諸山供佛之費巨萬中使絡繹於內願堂等寺內需寺或匱王子諸宮亦助辦且戚里之在守令者始為私進上其後踈戚亦效姦起私進之弊漸極民生困頓皆由於慈殿力為佛事也

辛卯大司諫金澍等上劄其略曰方今天災時變屢見層出島夷上戎伺釁竊發此正殿下宵旰憂勤之日而方且昧宴安鴟毒之戒惑虛無荒誕之說往年立禁標前年設兩宗今年選僧徒而納言之所敷奏宗伯之所奉行無非釋氏之事不考版籍之有無族派之良賤逃軍避役者皆許為僧前日刷僧徒增軍額之教悉歸於拒諫之空言矣異端日盛國事日非而



殿下不恤人言諍臣伏閤百僚盈庭草茅韋布交章抗疏而悉不  
容受或峻辭而折之或嚴顏而拒之嗚呼 殿下即位之始則凡

有論辨多悅而從之中年則勉強而從之自二三年來樂聞之

誠漸不如初自聖之病日甚未知厥終為如何不允○吏部啓

曰遺逸之人曾令八道搜訪馳啓而廣尚清洪京畿則已到他道

啓本尚未來惟我小國如有可用者表表可知今日書啓者請為

先叙用坡州居成守孫孝行卓異廉潔自守學通經史閑居獨

類才行卓異母喪三年一不到家不脫表經窮窮哀毀中宗

朝除官謝恩還御足絕官門晉州居曹植方正庶繁兄弟同

居不私已物父母喪三年身不解經家無甑石不求聞達○公州

唐成悌元為人磊落軒豁好學力行遭母之喪一遵禮法三年

喪畢仍築室于墓傍為終身計○故平居趨呈傳曰皆除主簿

以申瑛為戶曹參判閔筮為工曹參議笑少見端雅之操羣居

金希參吏曹正郎成守琛為內資寺主簿處財多巧色

壬辰檢詳許曄以三公意啓曰秋節已入而雨澤亦足農事必  
不至歉請復正殿答曰雨澤雖足近年以來秋雨為災姑可待



可也

癸巳京師地震夜有白雲如氣起自巽方尾指北方長四五丈許轉移南方冒月而過至尾星傍良久乃滅

甲午傳于政院曰今京師地震有何所召而致此耶政院啓曰白氣地震疊見於一日之內災變之出雖不能的指白氣地震皆以陰盛而然也况京師地震災變之大者自上頌念費彌施令之間有倒錯耶邪人賞人之間有混淆耶邪正消長之際有雜揉耶日復一日恒存惕慮無小弛忽近者臺諫為國計論啓大關之事而非徒不為樂聞牢拒至此下情悶鬱而天時人事得其和順難矣答曰以一二事不允之故至於召災未可知也

乙未咸鏡道巡邊使李浚慶以持平李戡為從事官

史臣曰戡光軾之子也為人傾險陰譎趨時附勢急急如狂初以文科發身挾以弓馬之才自意文武俱備時朝廷以北方稍警遣浚慶經略戡欲為從事官以為後日遷騰之地奔



走請囑浚慶不得已啓請與去

史臣曰李戡一奸細人也浚慶為重任擇幕客滿朝之士豈無其人而必於戡哉戡之有無不足輕重解臺職帶行亦啓後弊惜乎浚慶慮不及是

○夜月有食之既

丙申檢詳許擘以三公意啓曰律管校正事使典樂入京徒知音聲不解文字雖有差誤改正之事無以為之前縣監祭無敵曾以曉解音律為掌樂院兼官請付軍職入送者曰如啓○王堂上劄論度僧事累日不允○禮曹啓曰參詳大典本意奉祀則不得已取弟之子為後者親孫於親祖傳派正而天屬重已雖無子同產之子無異已出不如是雖堂兄弟之子其祖孫又非正屬祖不安就食孫不當奉享也至於倫序當次則雖非嫡子無間良賤妻子伴奉其祀者重在至親雖嫡屬不得以間之也立後則為已置之故同宗則勿論近疎許令為後此大典本意也然則奉祀立後迥別不相涉而後續錄必同宗近屬立後者欲



通為奉祀也其別為一宗者雖踈屬苟干同姓則亦許為後自立此法後無識寡婦等不顧亡夫本意雖有應為奉祀者一從為後者之請捨其親弟之子謀取法外踈屬為後告官不諧則至於上言累次不已僥倖得遂便引為之後者為之子之說既為吾宗子之後則先祖之祀自當通奉雖旁有支庶應奉祀者不敢出意告爭以為法當如是也祀非其享神理乖舛宗法亦隨大壞非細故也若不申明議定則卒難歸正請收議大臣定為畫一之法答曰如啓○以蔡世英為清洪道觀察使李彥忠為司憲府持平

戊戌以林億齡為承政院同副承旨

億齡乃百齡之兄海南人也居憂之日必無行檢雖恬

退在鄉以聚斂為事好為詩文以自娛不知者以為無心客

庚子憲府啓曰軍籍乃國家重事廢不舉行至於三十年之久加之以飢饉癘疫死亡殆盡非徒軍民之隸籍者名實各異至於餘丁之見存者其數亦少盡托於勢家土豪鄉吏之家其餘隱匿之弊亦非一二自上深燭是弊特軫聖念命設都廳



刷出隱丁以駁軍額其意甚盛第以我國之事例患於解弛軍後之咎非人之所樂而強驅之於苦役者也泛然文移各道委之於監司而監司都事委之於守令守令委之下吏下吏實緣用術淹延歲月隱漏之丁謀避益甚是徒有軍籍之名而無其實也往在 中宗朝嘗有是舉至三四年事未得訖今之設局亦非一二日而未間有舉行之事請命亟成事目刻期搜括使無隱漏之弊荅曰如啟○申時有氣自東方入西方雲際色青黑至酉時分二道良久乃滅

辛丑三公啓度僧未便之意再啓不允○夜月暈

壬寅上以御筆書元子兒名嶠下于政院日使錄於今式年

濬源錄

甲辰卯時有白雲如氣自東方至坤方布天須臾而滅

乙巳 上召對○夜黑雲如氣自南方至北橫布漸移於東良久乃滅

丙午 上召對侍讀官禹錦曰近者民之為僧不可勝數開城府



居生負張倫之子曾舉鄉試而亦為僧士族如此細民可知昔  
之為僧見賤於人故厭其受侮尚有恥也今則內外寺刹皆設  
禁標以嚴其居出入自恣人不敢侮以貴其身僧之與民苦樂  
懸殊故皆喜為僧朝廷上下孰不憂悶伏願上達 慈殿依事  
目立禁防用敷軍額○史官入政廳古也而中廢今始入叅吏  
曹判書末世珩曰史官入政廳請托不行矣已而禮曹判書鄭  
士龍倅錄事折簡于世珩世珩曰史官入政廳不可私受請簡  
姑退○以朴守良為漢城府判尹王希傑為弘文館校理成守  
琛為禮山縣監李希顏為掌樂院主簿○日暈色內黃外青  
夜月暈

丁未咸鏡道兵使金舜臯以賊胡突入慶興地西水羅後掠人  
畜四十餘事馳啓下于政院曰今見啓本至為駭愕常時邊將  
專不措置以致踈虞至有此變慶興府使金秀文雖已追去當  
報兵使嚴備軍馬舉威而往可也而孤單入去云牌招大臣與  
兵曹備邊司同議以啓○以咸鏡道監司南宮淑狀啓罷黜金



秀文○以咸鏡道監司啓本傳于三公曰前者厚羅島人物擄去時金舜皋拿來事臺諫啓之此乃我國之人常為出入之島故只罷矣厥後大臣言巡邊使下去必與兵使同議為之故仍任也然以一道主將事事失誤舜皋之罪何以為之金秀文以年少之人不顧遠慮結怨胡人生事邊境當拿鞠而以他可當人速為差遣三公回啓曰臣等與兵曹備邊司同議則以為我國人物多被殺傷擄掠邊將之或罷或拿固當矣但伊應巨島設鎮起耕之事彼必厭憚而為此舉也若於此時先罪邊將則反陷其術必啓輕侮之心而多有後弊邊將姑勿搖動見其厥終而慶之答曰南北皆有變而軍政解弛士卒疲弊興兵問罪勢所難也啓意皆當

已酉 上召對

庚戌傳于巡邊使李浚慶曰北方大事專委於卿金秀文以年少之人不能善處設鎮胡地以開釁端使歸順野人盡為離叛至於殺傷吾民事甚駭愕卿須詢問而來○義禁府啓曰前濟



州牧使金忠烈前旌壽縣監金仁今拿奉將推問而新牧使南  
致勤啓本所謂倭人者唐人居半且哀乞糧船而亦不聽許強為  
接戰云此辭緣前承傳內請添入○夜流星出南斗星入南方天  
際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八月辛亥朔 上召對

壬子

上詣昌慶宮問安于

恭懿王大妃殿

甲寅遣御史于京畿審察守令不法○傳于政院曰禮官同試兩  
宗講經事臺諫時方論啓矣使禮官同試而過於嚴威故試經  
者頓絕將不可為也且軍籍臨迫速為試經則不能者自然定役  
矣此意言于禮曹使諭兩宗

丙辰

上親傳釋奠祭香祝○

六曹堂上啓曰度僧事為盛世

大累臺諫合司伏閣侍從連章抗疏其事之是非

聖鑑之所

洞照快從之命朝夕當下臣等俯伏而待之

上每以軍額減

縮為憂丁寧下教而其實則駟一國之人盡入桑門矣王言一  
出播諸中外若言與事反名與實舛則當時之口固不得鉗之



後世之議安所逃乎廷臣以朝夕危亡啓之自 上每諉之常

談臣等尤為痛悶焉請速快從答曰度僧事有益於軍額無弊

於百姓決不可從故不允○以金鎧為通政大夫知製教李戡

為吏曹佐郎吏曹郎官始薦戡也判書家世珩不肯曰如此秩

更議還入曰有古例或降焉禪宗判事普雨公文到政廳乃檜

巖寺住持望也住持備三望如朝士之例踏印署署下吏將書

單子入啓受點有一老吏嘆曰如此事曾所未見

史臣曰是非之天雖在賤胥未嘗泯滅慨然發嘆况在士大夫

乎見者傷心而已

戊午 上親傳風雲雷雨山川城隍等祭香祝○六曹堂上啓

曰今日為僧徒之首者務欲怵一世而鼓愚民誠使僧徒多於

軍額則安知擁徒倡亂不如高麗之世乎舉朝正為此懼歷歲

論執不蒙允俞而兩宗誣惑之說反搖朝政臣等不勝悶鬱答曰

不允

史臣曰僧徒之首普雨也雨初寓金剛山倡為水陸淨齋遠



近雲聚唯其所言得貨如山兩以奸猾之賊資廣長之舌雖  
士流亦有交遊者以其得時也故勢至於此竟為國家疵政  
之根柢嗚呼豈獨兩之所為哉使兩為之者天也時人有言  
曰宰相陳復昌內侍朴漢宗桑門普兩有此一人足以基禍  
邦家况有此三奸耶

○大司憲元繼儉大司諫金澍執義鄭浚掌令韓沃李之信持  
平李彥忠獻納金虬正言李權金弘度以論度僧會于臺諫廳  
廳在政院之西國俗行釋奠翌日邀諫院飲福古也是日乃釋  
奠翌日而金澍等關於啓事不赴飲福而令成均館辦送酒饌  
設飲於臺諫廳繼儉亦與焉無不泥醉倒卧亂雜無儀及其承  
旨傳教皆瞪目直視相扶戲謔昏昏不能記傳教之辭而出去  
聞者寒心嘆其國綱之委靡也

已未 上御晝夕講○日暈

庚申 上御思政殿 大王大妃垂簾同御大司憲元繼儉等  
曰度僧非盛世義事自初不為則光明正大矣不得已為之則



使禮官同試擇取能誦經文者察其根脚差錯者可也而專付

兩宗是必無遺盡取矣况適值軍籍皆避為僧則南北之變齊

有倭亂慶誰與禦之此治亂興亡之所係苟無大害於國家豈

論執至此乎當初禮官試取之時有立落故主掌僧云兩音如此

則願試者必無也今者果有試僧不來之語以此見之可知其

情須使禮官同試自 上以為久遠之僧定役則或填溝壑或

為盜賊 聖念可謂深遠然專付兩宗則民盡為僧而國無餘

丁矣然後餘丁之民不能獨當而羣起為盜此弊尤大自上

不念尤為痛悶請速快從公論 慈殿答曰近來庶恥道喪貪

風日滋民不堪生世入山林勢至滋蔓終難禁抑故欲使有統

領而新為僧者依無度牒例推刷則為僧之路庶不廣矣當初

欲使兩宗為之而朝廷以為猥濫故從朝廷議使禮官同參試

取而過為嚴威使僧不得來試是罔民也假使兩宗獨試不無

所聞豈為濫取乎大抵凡民困苦不得已為僧矣朝廷尚清使民

無橫役橫斂之患則僧自還俗豈欲離妻子而樂為僧哉大司諫



金匱等曰度僧事未聞於古之盛世而皆在於衰季昏亂之時自  
上雖欲救弊而為此舉未見救弊之政在於度僧也為治之道當  
使是非邪正分明度僧之事出於不得已則宜與朝廷同議付于  
有司可也而今使兩宗專之以常情言之兩宗務多其徒衆豈能  
公平乎假令無濫取之弊選取之事不可專付於僧使政體顛倒安  
知其必無猥濫之事乎 慈殿答曰上意已盡言之都承旨權輅  
曰度僧事臺諫伏閣已過旬日而侍從上答亦非一再大臣六卿亦累  
陳啓不得回天臺諫請面對懇悶之情庶乎蒙久而牢拒如此予勝  
缺望盡定軍役恐生大弊誠如上教然大臣六卿臺諫侍從豈盡  
錯料乎為國家大計也以兩宗救弊是權宜也而必專付兩宗則  
安有禁防乎不用大臣之言輕忽臺諫之論非但有妨政體亦當  
貽譏後世士氣沮喪人心解體更加 聖念 慈殿答曰不允上竟  
無一語啓訖而退○元繼儉等啓曰臣等俱以無狀承乏言地思效  
一得之愚庶補 聖明之治不意度僧一事為盛世痼累社稷存亡  
民生休戚於茲決矣故披肝瀝血敢諫力爭數三年于茲而猶幸



有事自為禁防今則並毀之內無軍丁外有邊釁國勢岌岌臣等累日伏閣至於向對竟未回天雖欲忝持寵祿不可得也臣等既乏二言悟主之誠徒負萬死無惜之罪不得其言而終不敢去坐見國家之亂實所不忍也臣之去就已決故敢辭職而退傳于政院曰兩司明日牌招

辛酉傳于政院曰已定軍役僧人四名不許度牒而其中有志修者名僧以年老之僧逃役亦以給牒可也○政院啓曰度僧之事殊非聖世之所可為而自上排衆議拂羣情必欲行之一國臣民莫不憂悶當初事目似為嚴明故猶以為庶可救弊至于今日毀事目廢承傳推閱無據者皆令給牒試經之事專委兩宗不便有司與焉繼髡之路益無禁防故大臣啓之六卿論之臺諫侍從爭之廷臣悶迫之情庶幾洞照而天聽愈邈土崩之勢迫在朝夕安有如此而長治久安哉臣等忝冒近密明知羣情不敢緘默故敢啓者曰朝廷將欲脅制如此災變之來亦為此也○上御晝夕講○大司憲元繼儉等承召而來啓其



不可就職之意而退○政府及六曹堂上啓度僧事不久○傳  
于兩司曰自古臺諫事事皆得請乎以言官辭職而從之則不  
無後日權奸得售其術之弊也更思就職大司憲元繼儉等啓  
曰臣等無狀誠不能格天言不能悟主罪當萬死臣等職在臺  
諫竊 殿下恩寵既不能糾 殿下度僧之謬舉又使 殿下  
得拒諫之大累不忍冒忝名器辭職而退臣等非以辭職要  
殿下之必聽亦非欲事事而從之 上教以為不無權奸得售  
其術之弊也臣等不勝惶恐權奸之欲售其術者陽託公論陰  
濟已私眩惑聰明蒙蔽是非終至誤國人莫敢措臣等所論在於  
吾道異端正邪之幾百姓僧徒利害之分欲使 聖上無累德之  
失且使齊民受一分之惠而已以為國效忠之誠諉諸權奸濟私  
之術而不用切直之言臣等決不可就職

壬戌臺諫再辭職不就

癸亥臺諫再辭職不就○上御晝講○三公率政府及六曹堂  
上啓曰臺諫將度僧事累日伏閣不得蒙允至請面對未蒙採



納無可奈何辭職而退非好為駭異之事任一國之言責不得其言則其辭之不可不得已也豈有一毫務勝之心哉僧人試經臺諫必欲使禮官察之者無他欲除猥濫之弊以救切急之害是亦殿下所教杜為僧之路之意也臣等之意亦以為殿下初以僧徒無統領愚民任意為僧故強違羣情而復兩宗有所統領其為計至矣但慮久遠為僧者一朝盡定軍役則將有大弊欲試經而給牒此亦汰僧之意也禮官不知上意之所在試之太狹所取過少臣等之意亦為未便故今欲更遣諳鍊郎廳得中試之則來試者必多然則上有納諫之美而於事體亦不甚傷臺諫不至於辭職也乞加三思俯循輿望不勝懇懇

史臣曰人臣納說於君以直為貴不可曲為之辭以求君之必納也試之太狹取之過少今反歸咎於禮官此不樂於曲辭而求納者乎

答曰事在可行則固爭可也今者深知其不可而堅執如此則



恐生朝廷之變也○以金鎧為承政院同副承旨○日暈兩珥  
色內赤外白夜月暈有白雲三道自乾方至巽方布天漸移東  
方良久乃滅

甲子臺諫再辭職不就○上御晝講○知中樞府事金麟孫卒  
史臣曰麟孫性麤厲吝嗇立朝四十餘年無一事可稱趨時  
附勢以取好爵晚為咸鏡監司多輸貨物于金安老結其權  
心安老深德之薦為兵曹判書轉入政府漸用事及安老敗  
屏置散地者十六年自少時廩祿皆不散而畜之凡饋遺  
之物必以儲陳腐不可食然後棄之地古有守錢虜殆麟孫之  
謂歟

乙丑臺諫再辭職不就

丙寅臺諫再辭職不就○弘文館副提學尹春年等上劄曰臺  
諫 殿下之耳目國家之綱紀其所關豈不重且大哉天下安  
有闕耳目而為人廢綱紀而為國者哉今臺諫因禮官試經之  
事伏閤累日未蒙允俞其勢不可在職也故請辭而退今已七



日迄未快從何也 殿下不聽之心方堅而臺諫欲去之志者已  
 定苟欲從 殿下之言其如公論何其如後世何 殿下欲使  
 臺諫就職則何不聽其言而使之自就乎然則非臺諫不就職  
 也 殿下使之不就也 殿下何不思之甚耶臣等區區論列  
 者豈為臺諫之一身耶實為國家大計也臺諫有關於國家而  
 不可一日無者也今以伊應巨島設鎮之事言之利害是非明  
 若觀火罪之所歸必有其人臺諫方在辭職之中未得論啓而  
 邊境之禍頃刻可慮豈不寒心哉當初設鎮之事是非各異以  
 為是者則慶興之地為水所沒無田可耕此島之田可取饒利  
 雖曰彼地而設鎮以禦其衝屯兵以守其要則終無他患矣棄  
 可耕之地飢一邑之民非闢土富國之術矣以為非者則天地  
 以豆滿為限 祖宗以慶興為界天險如是人力難移 祖宗  
 所棄必有深意况傍海骨幹魚鹽為業深處野人貿遷是資一  
 朝驅而逐之絕其生生之理則此乃含怒必爭之地而况深處  
 野人亦失魚鹽之利則豈不同心共力以死爭之哉我國之內



生民流離千村萬落皆生荆杞尚無耕種之民而反為一邑欲  
取胡地邊釁之生非朝即夕然而非者之議竟不勝是者之議  
金舜臯金秀文不稟朝廷之命擅自築城至於館舍亦皆創造  
南宮淑目見其事陳其不可至於十條議者未嘗曰是也六鎮  
之設百有餘歲未有邊釁今設此鎮徇生不測造山一區盡被  
虜掠議者未嘗曰設鎮之由也監司兵使職雖同品然監司主  
一道之權而又主兵權則其輕重尊卑之序固不相侔也兵使  
歸咎監司無異請罪其輕蔑朝廷可謂極矣而議者未嘗曰金  
舜臯有罪也何議者之偏執已見自以為是至於有罪之人亦  
不治罪耶蓋天下之事當其初也必有紛紛之議而其終也必  
有一定之論者何也不過驗諸事而已富寧採藿之民見虜於  
彼人者一驗也造山一區之民盡被搶去則二驗也夫敗軍之  
將失馭之帥邦有常法而今之議者曲為之說曰使之仍以  
收後效一以解已之失一以釋舜臯秀文之罪且使為此變非  
出於設鎮出於偶然嗟乎今此之變辨之不難南宮淑雖曰偏



聽崔豪之訴監軍御史之書果聽何人之讒而達耶 祖宗百  
年世守之六鎮今因設鎮之事開釁於虜將為不守此豈尋常  
事也六鎮不守則咸鏡將不守必欲如龜茲而後已耶此乃臺  
諫所言之事而今方辭職不得言之 殿下何不聽其言而使  
之就職得盡其言乎答曰度僧事自上為國家大弊不從臺諫  
之言也咸鏡道兵使等非不欲罪之巡邊使下去故不得已仍  
任使同議邊事耳設鎮事劄意至當在古不為豈無其理乎傳  
于政院曰玉堂劄子其示諸大臣

丁卯臺諫再辭職不就○檢詳許曄以三公意啓曰今觀弘文  
館劄子其意當矣巡邊使處下書以慶興設鎮便否為先馳啓  
及巡審六鎮之時如有軍機則便宜措置之意並速諭之答曰  
如啓○禮曹以僧人度牒單子八啓曰試經僧人推閱相准者  
及小小差錯者則已給度牒九四十六名而但推閱無據只付都  
目者差錯之中二祖父名僧俗名各異者成牒格例為難何以  
為之取稟傳曰推閱無據者依初本官陳省都目而給牒差錯



內二祖父名僧俗名各異者亦依本官推閱之名而給牒可也  
戊辰臺諫再辭職不就○以李思曾為咸鏡北道兵使崔瑒為  
兵曹正郎即官上應列宿其選非輕而夏官亞於天官其選尤重非才望無備者不堪其選况臺諫部兇險貪縱無識者哉

己巳流金忠烈于三和金仁于東萊○臺諫再辭職不就

庚午咸鏡北道兵使李思曾啓曰小臣今為兵使而邊方有釁  
非比平時當擇精鍊之士以備不虞勿拘禁軍不限其數軍官  
二十精擇帶去且北方弓矢稀貴請弓矢加備持去箭竹及弓  
弦之絲請令該司隨後入送答曰北事可慮所當謹飭並如啓  
○臺諫再辭職不就○日暈

辛未臺諫三辭職不就○三公啓曰度僧本法則禮曹捧了錢  
故令兩宗試經今則不捧了錢禮官參試矣當初年少之官不  
解事而誤為之今者更為事目雖一二處錯誦者使之從容記  
憶更誦則專不誦者外皆得參試如此則禮官必不得如前太  
嚴矣若是而亦不來試則是不從國令矣雖定後何惜乎大抵



便於已則自然來試臺諫任耳目之官而久已廢事此無耳目也臺諫之言若為過越則小臣等亦豈敢來啓乎古之時雖無度牒亦有為僧者今此之事豈有生弊乎答曰不允四啓不允壬申臺諫再辭職不就○弘文館以臺諫累日辭職事上劄不允

癸酉臺諫再辭職不就

甲戌臺諫再辭職不就○上御晝夕講○日暈

乙亥大司憲元繼儉大司諫金澍等啓曰臣等雖至終年義不可就職臣等以拜表大禮只隔數日臣等之隨班雖若不關而無臺諫例不成禮故屢勉就職相向而流涕此豈臣等之本心哉

史臣曰繼儉等辭職十餘日向以遽就職耶俱以鄙夫得參兩司之長未有格天之誠徒懷塞責之計苦待拜表之日託稱大禮而遽就之如此之人可與事君也哉

上御晝夕講夜對



丙子夜黑雲二道如氣自西方至東方其廣如布良久而或

丁丑 上御夕講

戊寅遣大司成閔箕如京師賀冬至○流元俊良于波知島俊良全

羅右道水使閔濟州倭變不即赴援移金忠烈于方山鎮金仁于訓戎鎮

己卯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沈連源曰經席之上宰相臺諫侍從

有所啓達而自 上無所可否情意不通雖在政事之間不可無

可否而况學問之際其可不有論難乎 聖學雖至高明而義理無窮

必相與論難問答然後學問增益義理昭著近者日氣清涼而臺

諫辭職久廢朝講若於朝講則宰相臺諫並為入侍古人云接

賢士大夫之日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此人君之所當體念者也

頃者臺諫以度僧事累日辭職竟未蒙允以大禮臨迫故不得

已就職非以此為是而就之也臺諫所落受君憂國之誠至矣

自 上計軍國重事更加省念焉大司諫金澍啓曰久為辭職

者不得其言也大禮臨迫龜勉就職非但有一世之公論萬世之下

亦必有譏矣今者士族之人或有為僧者而軍士入直闕內者



亦於中夜誦經云至為寒心請勿以臺諫之就職為忽而特賜俞  
允以快輿情

史臣曰信斯言也豈不寒心非必方袍圓頂然後方可謂之  
僧也以此一言可知有髮者皆僧也上之所向下之必從理  
勢之然况苦樂之於僧民一何其頓殊哉被髮野祭亭有知  
其為戎嗚呼今日國家其盡為僧乎

○上御夕講夜對○日暈

九月庚辰朔

辛巳吏曹判書宋世珩啓曰儒生之科舉式年其赴講者三百  
餘人而入格者不過三四十別科則赴講者六百餘人而入格  
者亦不過三四十尚無過嚴略取之責至於緇流之試經訛言  
屢騰上激雷霆之威臣不知所由也禪教之試經禮官取三分  
之一若比於三百六百之三四十人則亦已濫矣四十年頓廢  
經文強習於一年之內安能洞解而貫誦乎其數之不多勢所必  
然非禮官過嚴之所由臣又有一說今之為緇徒領袖者普雨也



奉息寺忌晨齋御座方席兩於私室公然據坐原其心不可測也自去年爭論度僧之事而至今無一人舉普雨之名者其為權勢之重槩可知矣前朝衰季有僧惠勤荷寵最厚及其權重以恭愍昏主尚不顧惜放於密城自上察普雨之所行以防其漸也谷曰卿為國懇惻至為可嘉但自禮官嚴試之後願試者專不來安有給牒之本意乎此亦不從之意也

史臣曰世珩啓辭激切雖忠讜之士何以有加然世珩宦官宮妾之所知其為卿相亦攀附之力也自恃寵眷深固知不被罪責假為忠言正論以牢籠士林嗚呼謫哉

壬午 上御朝講○兩司啓曰戶曹判書鄭世虎本以貪饕無厭之人不顧國家寵遇之隆到處射利瘠公肥私罔有紀極弄權刑獄錢穀之地其庸惡陋劣之態不可殫論姑舉一二言之與牟利之徒共為防納而分其利又與市人同謀納穀於各邑甘心不恥以禮賓寺典僕為倭館庫直買徵銀兩不滿其意則改定他人使之必賂而後已盜竊國庫之物自有定律受其賂



物欲脫其罪凡官解由輒徵其價不問虧欠之多少唯視所賂之豐約譯官十八人逋欠之債因赦既免而欲受其賂張言恐嚇則譯官等懼而賂之倭館雜人貿易一切痛禁而其所以與私者則許買分利刑曹非人編配者之家曾已納賂其人適死其妻子求還其物則曰罪人雖死子孫因為遷徙以恐動之其妻子不敢更言至今怨憤不特此也其幽暗之中人所不知之事舉此可知此人貪黷之狀騰播物論固非一日恣行益甚凡有血氣莫不痛憤 祖宗朝賊罪之律嚴重故亦有畏法而自戢者此人之無忌亦由於國法之不重也請下禁府依律治罪答曰鄭世虎事以啓意見之雖下禁府不足惜也然為 中宗大

王侍凌寢終三年乃有功宰相其先罷後推世虎麟趾之孫少

駁華要許沅等三凶扇亂之時適以申救洪遇龍事見忤被竄  
三凶去後放還于朝以此名重播紳為中廟守陵官遂列在  
六御所行偏邪無一可取又憑女婿王子之勢恣  
行不義爭奪不已三司訟庭無處不爭人皆鄙之

史臣曰古人云士大夫畏義如刑則豈不義乎今之士大夫刑且不畏况其義乎士夫之間冠冕端委者知利而不知義



豈獨世虎而止耶然誅之則不可勝誅世虎其首乎

以趙士秀

士秀清白耿介立朝二十年蕭然如寒士之家官居吏部雀羅可張嘗語其友曰士生未出無可為者唯

自潔一節可以永保除公務外入室閉居吟詩自遣士秀雖有文墨之技性實驕狠人之畏已者疾之如仇然清謹之行終始

可如一差為吏曹叅判沈光彥為刑曹叅判金貴榮為司諫院正

言○日暈

癸未

上御慶會樓下試武臣射前縣監高琬居首特命叙用

其餘賜賞有差○弘文館副提學尹春年等上劄曰近來四維

不張士習汚下莫不唯利是急惟田是求互相爭訟已為不可

况身在法官自為訟者乎爭田之際必有曲直而奪之者及被

奪者皆是士大夫則為法官者所當辨其曲直而舍默不言可

乎然泥生之田亦非高曾之物則理雖直者亦何必強與之訟

乎且金舜臯金秀文之罪無異於金忠烈金仁而彼無輕重此

有低昂亦可謂能盡言責者乎然臺諫非一負而言論之際必

有異同而竟不能施行臣等不敢不言答曰今者時習不羨臺

諫為糾正之官而且如此則况在他人乎必是一人所為今不舉



名未知其為誰也政院問於弘文館以啓曰大司憲元繼儉使  
奴代訟也答曰以法官之長不為辭避而反為接狀大失事體  
其適大憲○弘文館上劄論大司諫金澍司諫李璫不聽下官  
之言低昂金舜臯等之罪請適答曰如啓○以朴守良為議政  
府右參贊守良為人廉謹也安珪為戶曹判書金澍為漢城府  
右尹沈通源為司憲府大司憲初金安老當國通源於  
敷屈於下僚以石家之親始至通顯為人庸愚誕妄性尹春年為  
又豪奢饜之心商有紀極識者知其必為蠹國之人

司諫院大司諫

甲申 上御慶會樓下試禁軍射內禁衛李脩居首特命直赴  
殿試令入侍宗宰侍從製詩以進

乙酉 上御書講夜對

丙戌夜白雲三度如氣自東方至南方橫布漸移異方乃滅

戊子命設者英會於訓練院遣都承旨權轅宣醞宴經延官於慕  
華館遣左承旨洪曇旨醞

己丑 上御夕講



庚寅 上御思政殿講試儒生入格者賞賜有差○三公啓曰  
太廟重而原廟輕 文昭延恩殿則春秋親祭而 太廟則免  
喪後一祭後更不親行輕重似異有所未安故敢啓答曰啓意  
至當 慈殿下教曰近未得親祭 太廟 主上未安欲行之  
但春秋雖似鼎盛然離宮犯夜予心未安故止之欲限今年勿  
為耳○南方西方雷動日暈

辛卯 上御朝講特進官宋世珩曰 先王陵寢豈必普雨守  
之乎雨之所犯不可盡記也以雨之暴戾無狀恃國重恩不知  
廢終之何如知經筵事申光漢曰普雨之事至為駭愕雖前朝  
之遍照何以加此乎以雨若無材幹則何以脅制朝廷使不言  
已罪乎若以僧為不足數也則 大明高皇帝本是僧人竟聚  
徒眾比定中原此事明在本國詔書非虛語也又况 高皇帝  
曰佛教非真不足為尚此亦明驗也小臣以老病恐不得一言  
而死故今日強病入侍耳叅贊官鄭裕曰普雨之事人莫開口  
而世珩不勝忠憤而啓之昔張九齡知祿山之必叛而請殺之



唐玄宗曰卿勿枉害忠良前朝李存吾亦言辛旽之事而見貶  
為九齡存吾先見之明何補於唐室高麗之亡乎此不可擬之  
於 聖明之世然普雨之事自 上庇護者此則不知其勢終  
至於何如也傳于政院曰普雨事朝廷百端啓之終以叛逆言  
之至為駭愕一則可笑也必有奸術之人欲陷普雨造作虛語  
朝廷豈盡目覩乎 慈殿亦以為奉恩寺非他陵寢之比也必  
擇可守者守之也此意政院知之

史臣曰普雨之無狀不徒關於吾道異端之消長兩無君擅  
權之心亦已有兆矣 上之蔽惑日深托於陵寢之守曲庇  
至此可勝嘆哉

○弘文館副提學鄭裕等上劄曰人君之為治莫先於定所向  
殿下之所尚其在於善乎其在於不善乎 殿下方欲勵廉恥  
以新一代之所尚命於百僚之中揀其廉謹之人其勸獎之方  
可謂至矣一國之人咸知 殿下之所尚在於廉恥而今者臺  
諫以鄭世虎貪污之狀累日伏閣冀革汚習而終無允俞之命



殿下勸獎廉恥之盛意果安在哉齊威王戰國之中主猶能烹  
阿大夫封即墨大夫而齊國大治今值貪風大熾廉恥道喪之  
時 殿下不為振動綱紀而顧乃愛惜聚斂之臣不舉明正之  
律以 殿下之明聖曾威王之不若乎臺諫之所以論執者豈為過  
重之論以沽讜直之名哉以 成廟之仁聖猶忍誅一申漈以  
警其餘而後世不以殺不辜指 成廟亦 殿下之所嘗聞而  
足以為法者也今下獄之請緩於誅戮世虎之貪過於申漈而  
殿下不聽臺諫之言臣等未知 殿下之意而一國之所尚終  
至於何如也谷曰鄭世虎以宰相之人所行多誤故即命先罷  
後推矣不允○以林億齡為兵曹叅知俞絳為弘文館直提學  
宋贊為典翰姜暹為修撰李希顏為高靈縣監

壬辰 上御思政殿 大妃垂簾同御○墮霜全羅道珍島郡  
雜花盡發○日暈夜天中乾方電光雨雹交下大如榛子

甲午 上御晝夕講

乙未 上御晝夕講○忠勳府啓曰闕庭宴以臣之命已下而



南方風水之變及近日兩電之災極為駭恠宴樂未安請停何  
如答曰災變如此故凡禮宴一切不為然勲臣供饋與他宴不  
同在遠功臣非不可盡招而尹敦仁崔彥浩近宰畿甸招之使  
參○上御夜對

丙申 上御思政殿講試專經文臣十人惟奉常寺主簿黃瑞  
僅講春秋○夜火星入輿鬼星

丁酉 上受常參御朝講大司諫尹春年曰臺諫論事執之不  
已者自 上以為 中宗朝弊者此甚有妨於言路也近者貪

風大振百姓困苦此臺諫所以強啓者而牢拒不從是自 上反  
開生民之弊也持平朴民獻曰臣嘗觀國朝寶鑑 成宗雖有行

幸之日還宮御夕講此急於學問之盛心也詩類御經筵或  
為夜對使賢 士大夫無時不接則學問之功自然有益矣知經

筵事尹元衡曰陳復昌性本奸邪日以報復為事國人欲食其  
肉者有之臣亦當初不知其邪毒至於此極也然其所為十事

之中亦有一事為國者此非臣顧慮復昌而言也雖極無狀而



猶或敢言故人皆畏憚今之臺諫則不肯言人之過失徒為自全之計自 上須使強柔得中然後頽靡之習庶可得 以復振

矣○以李實為司憲府大司憲實為人 慈祥廉簡惜其剛斷 之資耳○實清謹也無所尚不

能為有 無於世鄭思亮為司諫院獻納金虬為弘文館副校理○夜流

星出南斗星入南方天際狀如鉞尾長三四尺許色赤

戊戌 上御晝夕講○日暈色黃白

己亥 上御思政殿講試文官漢語兼試吏文製述○傳于三

公曰經筵官所啓士氣摧挫不可復振云自上每欲大舉別試

而未暇為也欲於今秋為初試明春為殿試於卿等意何如回

啓曰明春親耕後為大舉別試甚當

庚子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尹漑曰夫人之善惡未知則己矣

若或知之而不能行則與漢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用知弘

恭石顯之惡而不去者何異此君子所以高舉遠引而小人所

以肆行而無忌憚也大抵人君雖有上智之資而小人之欺蔽

多端若不明察早辨則必陷於其術中此古今之通患也同知



經筵事洪邁曰此乃勵精圖治網羅豪傑之時而欲以科第振舉士氣草野之間豈無缺然於心者乎振作之道不得其根本則雖欲振作不可得也人君若崇異端不誠於尊師重道則豈能振作士氣乎為士者牢籠於科舉之中樂為之用則是所謂鄙夫也鄙夫者貪戀寵祿逢迎人主而已雖有國家危亡誰得以救之哉是以培養士氣須得振作之本然後庶可為也○  
上御晝夕講

辛丑日暈色白

壬寅諫院啓曰近來文風益衰儒道大壞今者親耕別試之舉雖出於前例然以此為振起士習則抑末也然物情所在不可沮抑則來月為初試於中外明春為殿試少無所妨荅曰如啓  
○日暈

癸卯

上視朝膳于

文昭殿夕膳于

延恩殿

甲辰

上御朝講大司憲李瑩曰外方守令凡於貢物或已納

而疊徵之或蠲減者復徵之故犯罪守令已罷其職諫院又啓



請推鞠防納人等此事甚當但守令一切不許防納則其弊永絕守令贖於權勢之請不能卒革也今富商大賈及各司之人安坐而食至於衣服侈奢者皆防納之利也故分守列邑若為已物而世傳其利如有剛明之官欲救此弊則下人等百端搆陷安有如此痛心事乎領經筵事沈連源曰京中物價甚重故市井牟利之徒皆付於防納矣為守令者折定其價使不得濫徵於民間可也而使防納之人自徵於民間其弊不貲此無他守令則恐其解由之不成喜其易納之為便故不為檢察京官從其勢家之請畏其搆毀之言故亦不糾檢中外之弊口不可勝言也○上御晝講夜對

乙巳夜月暈色白

丙午 上御勤政殿宴日本國王使臣令禮曹判書鄭士龍言于使臣安心東堂等曰汝國自我先朝世敦聘問今汝新王又勤繼好之禮寡人不勝感荷汝等將命遠涉鯨波今又抱病旅館想不安處予亦軫念賜物有差○日暈



丁未命試儒生于闕庭

戊申庭試入格生負趙克勤等五人賞格有差○夜流星出左  
旗星入西方天際狀如鉞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已酉

上賜宴功臣于勤政殿庭大雷雨領議政沈連源等啓

曰當初闕庭賜宴臣等以為未安而啓之自

上不允故惶恐

未敢再啓今方宣醞之時變異至此天人之際捷於影響惶恐  
罔極請命停之答曰已備之禮不可廢也移於賓廳行之連源  
等再啓曰臣等既飲宣醞又受賜物禮亦成矣請命停宴答曰  
非時天變至為未安然勿奏樂而終宴可也連源等三啓曰非  
徒臣等之意如此自

上亦宜敬天之怒請勿為之答曰如啓○

時長湍積城盜賊漢宗等熾盛官軍不能制白晝公然殺掠民  
不得寧朝廷患之特遣武臣帶以軍官俾措方略終至勦滅民  
始得奠枕慶州亦有大賊肆行路不通者數年都城內外草竊  
亦多殺徃徃殺人橫屍於道側

十月庚戌朔憲府啓曰金舜臯金秀文創為伊應巨島設鎮之



策非盡心為國之事只為希功不稟朝廷擅開功役奪彼故居以結虜怨竟致邊民多被殺擄慶興一鎮至於空虛邊釁之作實由於築城之舉鮮臯等死有餘罪請依律定罪以謝邊人以肅軍政答曰一罪非輕何必依律乎後累啓不允

辛亥 上御朝講○以趙士秀為刑曹判書申瑛為吏曹參判沈通源為戶曹參判王希傑為議政府舍人李璣為弘文館校理金虬為吏曹佐郎曹植為典牲署主簿

癸丑 上御晝夕講夜對

甲寅 上御朝晝夕講○夜良方有電光

乙卯開城府留守韓崱拜辭仍獻 皇明祖訓曰此冊乃 大明高皇帝訓子孫之書伏願留覽答曰此誠可法之書當備省覽焉仍賜馬粧一部○上御晝夕講夜對

丙辰 上御朝講

乙未 上行冬享大祭于 文昭延恩兩殿

庚申以李名珪為平安道觀察使任鼎臣為弘文館校理○日



暈

辛酉 上御朝夕講夜對○夜地震自東而西昧爽赤氣彌天

光照于地

壬戌傳于政院曰冬月將深外方及京師天雷地震連日疊現何至此耶罔知所措政院回啓曰非徒天雷地震疊現於京外桃李冬華非常之變連縣有之臣等之畏懼罔極而自上下此傳教敬天一念之所發也然於政事用人之際恐未盡敬天之實也况地震上下之氣不通而然也為人君者使上下之情洞然無間則自爾轉災為祥矣傳曰知道○上御晝夕講○巡邊使李浚慶復命因啓曰伊應巨島事大槩曾已啓聞矣觀其形勢則內地居胡人移居越邊者或云五十餘家或云十五六家仇信浦居胡人六七家鴟鷂巖居胡人十五六家一時迫逐妻子相持哭泣以去云以此觀之則發憤生變未必不由於此也慶源人金石年十四被擄於南訥部落之號今年始還年已三十歲矣問其在彼所聞之言則曰深處胡人骨幹酋長一夫乃嘗



言朝鮮既以豆滿江為界今者無端設鎮於胡地不知何故乎  
聞西水羅虛踈試擄人物而要之云而翌日果有賊變且西水  
羅被擄入金加達來言骨幹等曰汝國若不為己甚則豈有此  
變乎云則西水羅之變必由於伊應巨島之事也况穩城胡人  
萬石者刷還厚羅島被擄人物以來謂其萬石曰汝若西水羅  
人物畢刷還則當有重賞矣萬石答曰彼一夫乃言當初信  
聽人言欲殺慶興府使及兵使而為賊今聞府使兵使皆已被  
罪吾亦追悔大國若善待如舊則我當刷還人物而歸順矣點  
虜之言未可盡信然觀其情勢各鎮諸將盡心措置則其刷還  
不難矣以西水羅被擄成仁佑諺書見之則被擄之人時未轉  
賣深處云刷還之期似有一驗也且彼人等海採之利無逾於  
此故骨幹等欲還居伊應巨島其意甚切今雖革罷新城而  
未可輕許還居待其效誠深切款乞備盡而後許之則庶可鎮  
服矣傳曰詳身啟意設鎮之事果為誤矣非但胡人結怨而我  
國之人多被搶擄金舜臯金秀文之罪不足惜也骨幹等還居



事使朝廷更議處之其後朝議皆以素新鎮為便至於骨幹等

服罪後使之還居

癸亥 上御思政殿講試儒生○日暈夜南方電光

甲子 上御朝講持平朴民獻曰法司朝廷紀綱之所由出而

事不如古請簡全集公道何自而興百官何得而正乎用法當

有一定之律而金三達李仁賢照律之際厥罪惟均而或以私

罪或以公罪其用法低昂果何如耶小臣同參論議今此啓達

至為未安然臣之本意不然故不敢不啓○諫院啓曰法者天

下公共之法不可少有低昂以開蔑法之端今者法司於李仁

賢金三達之罪不能執法罪同而律異使同僚啓於經席國法

不一紀綱大壞大失臺諫之體大司憲李寅掌令韓沃李之信

持平李彥忠請罷持平朴民獻深知其未便而啓之與李寅等

有異請命出仕待物論故請出仕仍啓退 答曰如啓

史臣曰凡臺諫之同席議事也曰可曰否期於得完而後定

當此兩人之擬照也朴民獻知其不可則執論歸一可也從



衆僉署乃敢啓之於經席歸罪同僚而自以為是同僚並罷而獨保其職用心之險波事體之顛倒無甚於此而諫院之啓罷莫等而出仕民獻者何意耶

○上海夕講

乙丑 上御朝講 ○傳于政院曰兩宗試經之僧若不定數則

必致太多而况兩界之僧尤不可多取今定額數外更勿濫取

事言于禮曹

平安道咸鏡道各一百全羅道慶尚道各五百  
海道清洪道各四百京畿江原道各三百合二千

六百以此數  
分于兩宗

史臣曰兩界之僧不可多取者所以憂軍丁之有損也必欲

定其額數而度其僧是徒知憂其所當憂而不知感其所不

當惑也豈非古人所謂却食求飽惡醉強酒者乎

○以李浚慶為司憲府大司憲洪暹為平安道觀察使申瑛

為漢城府判尹李璵安方慶為司憲府掌令高景虛為持平○雷

動電見

丙寅傳于政院曰秋冬之雷古亦有之而今則連綿不絕何以



致此罔知所措政院回啓曰近來災變疊見層出臣等罔知所以謹告之意但自上憂勸惕慮則乃轉災為祥之期也○傳曰胡人百年歸順一朝因小嫌怨殺掠我民至於此極今若悔過自責刷還邊民執訊獲醜求服自效則當許還舊居事宜即開諭矣其下書于兵使○上御晚朝啓 大王大妃垂簾同御○平安道監軍御史柳仲郢入京因啓曰臣行到平山聞之府使趙崇祖到濕井倉時府人或射矢或衝火於寢房府使艱難出避傷其腰脚不能出仕實為非常之變故敢啓傳曰守令結怨於民故如彼矣然民心頑惡至為駭愕其遣京官推鞠

丁卯 上御晝夕講夜對○夜月暈

戊辰夜地震

己巳 上問安于 恭懿王大妃殿

庚午以宋世珩為兼知義禁府事

史臣曰世珩以林百齡姻親交結元衡春年貪榮避禍之術至陋至詭及長銓曹專受二奸願指進退縉紳物議憤之



鄭彥慤為戶曹參判李璵為司憲府執義柳渾為掌令沈守慶為弘文館副應教奇大恒為吏曹正郎李彥憬為司憲府持平權容為弘文館副校理

辛未 上率百官陳賀于 大王大妃殿誕日也

壬申 上命減咸鏡道生青魚爪魚進上因李浚慶所啓也○政院以典獄署主簿曹有頌之言啓曰一罪囚人延貞曰有諺書自外投置于墻內者乃匿名書而其中有關係國家之言云故敢啓傳曰移于禁府辟人問之

癸酉同副承旨金鎧以委官尚震意啓曰常時匿名書或投之闕內或投之官府或掛於街巷者間或有之而無投諸獄中之理此人等皆罪重死中求生欲歸罪於王千以免其重罪也延貞等請先刑推專曰知道

甲戌同副承旨金鎧以委官言啓曰罪人延貞秦華今以誣告承牒請照律明示典刑傳曰如啓

史臣曰罪人秦華以重囚謀欲告變得功免罪其心險而其術則



愚矣所告者沔川居具世仁及黃憲鄭世虎陳復昌正陽守也  
欲以得功反自速禍詳其情狀極為兇惡固不足論矣黃憲凶  
毒鄭世虎貪濁陳復昌儉邪足以取無君之罪然一朝加之以  
無情之律則黷黯甚矣朝廷能辨之幸矣苟遇李芑鄭順朋則  
必無餘肉矣

○雷動夜月暈

乙亥日暈

丙子以魚季瑄為司諫院獻納朴民獻為弘文館修撰

戊寅夜流星出壁星入羽林星狀如拳尾長八九尺許色赤流星  
出輦道星入天田星下狀如大梨尾長八九尺許色白

十一月己卯朔

庚辰傳于政院曰前大司憲李瑩以廉謹被選須即叙用○日暈  
夜良方坤方電光

壬午命賜宴廉謹人于闕庭賜一等樂勤謹人亦參各賜丹木胡  
椒等物有差至昏各賜白蠟燭一雙戶曹判書安珰右參贊朴守



良平安道觀察使洪暹

未赴任

刑曹判書趙士秀大司成李貞禮

曹參議李愛弼左承旨洪曇右承旨成世章大司諫尹春年判

校尹鉉右通禮尹金掌令柳渾濟用監副正禹世謙司僕寺正

朴永俊司僕寺副正任輔臣弘文館校理鄭宗榮副校理朴民

獻工曹正郎李增榮內瞻寺直長金愛佐十九人以廉謹被選

尚衣院直長金思謹義盈庫直長趙容二人以勤謹被選大司

憲李浚慶同知中樞府事任虎臣周世鵬同副承旨金鎧前大

司成李滉典翰宋贊部將許世麟軍器寺別坐安潛行司勇金

彭齡司宰監正姜允權十人以廉謹被選而因病未參外任廉

謹人會寧府使李榮江界府使金洵羅州牧使吳祥尚州牧使

申潛密陽府使金雨溫陽郡守李重慶醴泉郡守安從璵江陵

府使金擴新溪縣令俞彥謙金溝縣令卞勳男韓山郡守金若

默和禮縣監盧禎柒原縣監辛士衡善山居前郡守金就文十四

人各賜鄉表裏一襲

史臣曰嗚乎夫人可欺惟天不容偽與選者其能皆無愧於內



省乎推選不精故非但物議笑之被選之中亦自有羞與為比者焉然當國之元衡通源不得與焉燠灼之威亦有所不及乎史臣曰被選之中豈無數三庶謹之士哉然或失身於權貴之門或受賂於昏夜之間混然雜進徒竊美名飲酒聽樂內省無咎者幾何人哉况尹元衡挾梁揚之勢肆貪濫之愆將至於不奪不厭此可以革豺狼之心而興廉謹之風乎臣未知其可也

史臣曰內需私帑之政方急而欲以此聳動清慎之人其於羣下之莫予信何哉而况被選者其間雖有一二可人而小廉曲謹直覺莫知吹竽之混識者笑之又况不貪為寶執事如祭者不無其人而不見省於時宰是可謂公選乎

○日入後有氣上黃下紫遍滿兌坤之際光照地至一更乃滅

甲申傳于政院曰開城府

齊陵行慶寺

厚陵興教寺

陵寢寺破

壞已久今方修理

穆清殿枯損木多在云令留守量數斫伐

事下書○平安道觀察使洪暹拜辭傳曰本道接連上國關防



最重凡所措置務盡乃心嚴明黜陟則自爾宣化徃欽哉暹仍啓  
曰此道連上國之境接胡人之界關防寄任重於八道小臣人物暗  
劣恐負 聖上委任之意至為惶恚

史臣曰暹乃 中廟宰臣彥弼之子也身長纔六尺而才華  
藹如也柔弱無風節不能為有無自乃父而然也平安一道西  
門鎖鑰言其委任如古之寇準者可也暹當之臣恐負且乘災  
咎至也

己丑 上召對○夜流星出勾陳星入河鼓星狀如大梨尾長八  
九尺色白月暈色白

庚寅日暈色白夜有白雲如氣自西方至艮方布天良以而減月  
暈色白

辛卯諫院啓曰 穆清殿乃 太祖辟容所在也人子愛親之心

無窮故寄羹墻之意於 辟容所當安之安之毋使少有震驚可

也今者伐木於至近之地大非慰安 先靈之道而震驚先靈修

理寺剝尤為未安請還收成命答曰陵寢寺不得已修理故命



給其枯木矣後三啓俛允○夜流星出王良星入艮方天際狀如大  
梨尾長二三尺色赤白月暈色白

壬辰日暈冠兩珥色內赤外白夜月暈色白

癸巳日微暈兩珥色內赤外白夜月暈

丙申以金鎧為知製教鎧為人無器識經席啟辭多細尹釜為

承政院同副承旨吳祥為弘文館修撰祥為人宜事母孝不以

官爵自貴

己亥檢詳柳潛以三公意啓曰濟州三邑因風災失農今又措置防

禦民生困苦令該司可除貢物量宜蠲減傳曰如啓

辛丑以金益壽為工曹參判周世鵬為兼同知成均館事世鵬

謹加以有才足為末世之名士惟其未聞道也故有矯情趨勢之病

史臣曰世鵬性諂鄙始附南袞沈貞得躋清班終被李芑吹嘘

自外郡入為侍從論議終中芑心丁未殺戮之時世鵬大言

於玉堂齊會之席曰此類之罪治之如此然後公論乃定修

撰柳景深問曰公何以出此言乎世鵬答曰如是論之然後



時宰悅之矣其他詭秘之迹多此類矣

金澍為成均館大司成

史臣曰澍李賞而以澍代之何歟葦雖無才華其慈祥廉謹亦足為人師澍雖有文墨少技麤鄙無檢何能師表於首善之地乎且居家無法悍妻豪婢恣意無忌奴僕列坐門外有持物而過者爭攘奪而取之澍聞之略不呵禁又營產業于驪州多有病民之誚

甲辰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漑議丁未年約條云去絕日本九州諸酋受圖書通使者前日議時臣等意以為處置年久之事不可更改當以權辭修答矣今因禮曹所啓考究海東記九州最近於馬島與我國不遠其所以懷綏接待必有深意未有顯然之罪而槩以四十年之久而並絕之慮有缺望懷怨以致後日之悔也壬申年所絕熙久倭名外其餘還許接待以存羈縻之意何如夫繼後乃興滅繼絕之道父子之分一定則不容輕改也河漢死後姜氏以河航為後無缺子道而



身死姜氏以航妻姜氏不順之故欲罷繼後似為違理然先  
王朝以姑婦不相能終不獲和協特令罷繼已經 聖斷固難  
追改谷曰倭人接待事河濩繼後事並依大臣之議

十二月己酉朔江原道觀察使趙彥秀拜辭彥秀乃士秀之兄  
特一馬備之人晚

達仕路歷敷通顯時  
人語之曰斯人命吉

庚戌以柳潛為議政府舍人朴民獻為弘文館校理林九齡為  
洪州牧使

史臣曰九齡以愚妄之人席其兄百齡之勢猥不功勳之列  
遽陞堂上物議固不厭及其臨民之際貽弊悖戾民甚苦之  
豈恃功驕恣而無忌憚者乎抑大夫子弟以父兄故不擇其  
人而皆授之位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

○日暈

壬子日暈兩珥色內赤外青

癸丑禮曹啓曰日本使臣聞初六日行餞宴曰委來書契事未  
盡舉行不可赴宴宣慰使反覆開諭則答曰書契內事明知從



不從然後赴宴牢執不赴蓋上官知我國持議不堅期於盡得其請此驕蹇操縱之術也嘗聞壬寅年如此抗逆廷議至於數十餘次而不決 中廟空書契修答事傳教後其意乃沮請受書契而去今若不得善處實關國體何以為之傳曰新王違壬寅年約條所送銀子特令多買者以交隣之義為重也汝等之言豈可盡從乎以此意反覆開諭

甲寅傳于政院曰各道各寺依止守護僧人等禮曹依事目雜役完護

丙辰弘文館副提學鄭裕等以一綱十目上疏其綱曰正心術其目曰扶吾道闢異端謹天戒崇節儉開言路振士氣尚忠厚清仕路慎刑獄務實德也答曰觀此疏論可見愛君之忠誠予雖不敏豈不留省乎

戊午憲府啓曰楊州居金秀賢妻以其婢被殺於靈川尉告訴于本府申穢性本在悖晝夜橫行亂打人物或有殘傷者非一再矣今又凌辱士族婦人至於殺人至為駭愕請下禁府推鞫治罪答



日靈川尉元是愚妄之人自上每加教戒而今又如此然不可與有識者同論令禁府先鞫事于人

史臣曰殺人之罪自有其律若使臯陶為士則雖以舜為君不得屈法而伸息何惜乎妄毒無狀之樣而欲以私恩廢大法乎惜哉

○日暈冠夜月氣色白

已未夜月暈右珥戴色黃

庚申傳于政院曰日候極寒軍士應有凍傷者衣薄軍士悉書啓令濟用監量宜備給○禁府啓曰申穢照律事已判付但死罪不取抬而照律古無其例請拿來取抬後照律傳曰彼非無端打殺也減死照律○日暈兩珥色內黃外白

癸亥弘文館上劄請申穢下禁府治罪不允○以閔應瑞為承

政院左副承旨○應瑞為人武中稍優然何能堪喉舌之重乎

皆知攀附之力

甲子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漑以災變辭職仍